琴書大全

琴書大全卷第十七

金臺蔣克謙國光輯
曾任城魏鑑應衡校

雜録

洞仙傳蓬珠仙遇

具丘西有王女山傳云晉太始中北海蓬珠字伯堅入山伐木忽覺異香遂遡風尋之至此山廓然宮宇盤欝樓臺博敞珠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婦人端妙絶世共彈碁於堂上見珠俱驚起謂珠曰蓬君何故得来珠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小者便上樓彈琴戲者呼之曰元暉何爲獨昇樓珠木下立覺少饑仍以舌舐葉上垂

露俄有一女乘鶴而至遼恚曰玉華汝等何有此俗人王母即令諸仙室珠㩳而出門迴顧則寂無所見至家乃是建平舊居廬舍皆墟墓也

神仙感遇傳 仙鄉一弦

文廣通者辰溪縣滕村人也武陵記云廣通以宋元嘉二十六年於滕村見有野猪食稼因舉射之流血而走廣通尋血蹤越十餘里入一穴中行三百餘步豁然明曉忽見數百家居止莫測其由來視所射猪已歸村人圈中俄有一叟出門云汝非射吾猪來乎文廣稽首謝過叟云過而能改是無過矣此猪前縁應有其報君無謝焉叟乎文廣入見數十書生皆冠章甫冠服縫掖衣一人獨面南座榻

上談老子見西齋有十數人相對彈一絃琴而五聲自韻有童子酌酒呼令設客文廣乃就飲半酣四體怡然因辭退觀其居處不異人間但寬閑清虛自是勝地徘徊不欲去叟乃遣小兒送至令堅閉門忽復許再來文廣乃與小兒行問其始末荅曰彼諸賢避夏桀難來此因學道得仙獨榻坐談老子者河上公也漢時山陽王輔嗣至此請問老子滯義僕自掃門于兹十紀始蒙召進得豫門人猶未深受要訣只令守門至洞口分别慇懃自言相見未期文廣過所入穴口其弩已朽斷初謂俄頃已十二年矣文家為喪訖聞其歸乃舉村驚疑明日與村人尋其穴口唯見巨石塞之燒鑿不可為攻也

集仙錄　弊衣負琴　石室彈琴

山陽浦者山陽人也不知其姓名家貧以小舟運載為業忽凌晨有一道士弊衣負琴至要渡江時天早塞甚渡人甚希浦猶豫間道士忽授席帽於水跳立其上泛泛然越流而渡浦知其神人也追悔既甚操舟隨之及岸道士行甚遲而匍匐追之終不能及相去常百步許至夜失道士所在浦因不歸於淮南市求之終不復見浦貧無他業欲巡天下訪之因佯狂路歌求乞自贍周四方二十七年後於相州道中見負琴行步服色如初見時方得語謂之曰子有元山玉骨合道之相而不遇師匠將沉淪死生余為下教二十四君所命來度於子子頗謂勤矣至袖中出一

瓢狀如青玉其上微微有五色光六七道皆長三二尺瓢
中出神丹一粒與之浦服丹數月猶佯狂踏歌不已後於
市中旋歌舞凌空而去墜其故衣弊鞋竦身昇天其歌詞
云山陽浦看浪来有潮無人不知其姓名因號為山陽浦
太真夫人者王母之小女也名婉羅字勃遂事元都太真
王有子為三天大上府司直總糺天曹因遊逸虛發事任
降主東嶽退真王之編司鬼神之師五百年一代其職夫
人因来視之勉使勤政以補其過道經臨淄值縣小吏和
君賢為賊刀所傷將殂夫人救治之而愈君賢貧無以為
報乃易姓名曰馬明生隨夫人執役夫人入東嶽岱宗峭
辟石室上下懸絕重岩崎嶮去地千餘丈室中有金床玉

几珍寶奇玩明生初欲求金瘡方既見仙家境界神情澄正更無邪念夫人或呼明生並坐引酌常聞空中有琴瑟音夫人亦時彈琴琴有一弦五音並奏高奕響激清和宛妙珎禽皆集徘徊飛翔明生奉待夫人彌歷歲陰益加精恪夫人乃召安期度明生昇擧之道竪夫人入女几山乘雲龍而去明生隨安期周游青城廬潛凡二十年煉服金丹而生天也

文始內傳

崑崙山有七寶之林紫華丹實碧葉瓊枝音中琴瑟相和皆應律呂正當北辰之輝

琴仙傳 滴子三絃

魯謝治子置三絃琴於腰間作半月形又趙胡言漢張道亦作之皆有七絃之音

洞冥記　擗落霞琴

漢武帝嘗夕望東邉有青雲彷彿俄而見雙白鶴集於臺上倐忽化為二神女舞於臺上握鳳管之簫擗落霞之琴歌清吳春波之曲

化書

操琴瑟之音則偹然而閑奏鄭衛之音則樂然而逸解鈱鼉之音則背脅凛森撾鼓鼙之音則鴻毛躑躅其感激之道也如是以其和也召陽氣化融風生萬物也其不和也作陰氣化厲風辱萬物也氣由聲也聲由氣也氣動則聲發

聲發則氣振氣振則風行而萬物變化也是以風雲可以命霜雹可以致鳳凰可以歌熊羆可以舞神明可以友用樂之術也甚大聲氣

觀其文章則知其人之貴賤焉觀其書篆則知其人之情性焉聞其琴瑟則知其人之道德焉聞其教令則知其人之吉凶焉小人由是知唐堯之容淳淳然虞舜之容蕩蕩然商湯之容堂堂然文王之容巍巍然武王之容諤諤然仲尼之容皇皇然則天下之人可以自知其愚與賢知人

幽明錄 稽傳廣陵散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在月中坐臨風鳴彈忽有一人形器甚偉著械有慘色至其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云

是嵇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以廣
陵散賀遂傳之于今不絕

江湖紀聞　琴精歌詩

宋嘉熙丁酉鄧州金鶴雲以琴碁書畫寓嘉興府富家與
招提寺相近每夜聞女子歌曰音音音音你負心你真
負心孤負我到如今記得年時低低唱淺淺斟一曲直千
金如今寂寞古牆陰秋風荒草白雲深斷橋流水何處尋
淒淒切切冷冷清清教奴怎禁月餘識其辭甚習偶忘形
亦從而歌之一夕歌聲甚近窺之一女子年約十七八姿態
綽約迤邐行来遂亟閉戶女子復歌而去明夜就枕將寢
焝歌聲又近直前推戶入室至榻前金問爾誰家人何夜

深至此女登榻但歌不已且歌且卧牽裳啟股而求合金亦動念遂不復拒歡罷女子潸（音衫出涕貌）然曰妾曹刺史家人棄妾于此妾遇異人授妾至道可以為仙但凡心未除累遭降謫今方別後未卜會期君前程甚遠夾山之會君其慎之金亦悲愴泣下惜別探囊中百金為意女不受孫繫其衣送之出戶女收淚復歌而去金明日方悟為妖祟神思不懌告主人已故皆不能曉其後招提修寺鑿土為隄於牆下得石匣藏一古琴繫百金焉寺乃唐光啟中刺史曹珪捨宅為寺也金後為縣令卒於峽州遂符夾山之説

山河例記　望月鼓琴

晉世王恭伯字子升會稽人美姿容善鼓琴為東宮舍人

求假休吳到閶門郵亭望月鼓琴俄有一女子從一女謂恭伯曰妾平生愛琴願共撫之其姿質甚麗恭伯留之宿向曉而别以錦褥香囊為訣恭伯以玉簪贈行俄而天曉聞鄰船有吳縣令劉惠基亡女靈前失錦褥香囊斯須有官吏遍搜鄰船至恭伯船獲之恭伯懼因述之言我亦贈其玉簪惠基令檢果於亡女頭上獲之惠基乃慟哭因呼恭伯以子婿之禮其女名稚華年十六而卒

樹萱録　碧溪彈琴

番禺鄭僕射嘗遊湘中宿于驛樓夜遇女子誦詩云紅樹醉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項刻不見

祖台志怪　瓊林取琴

建康小吏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出與著相見婉見著欣悅命婢瓊林令取琴出婉撫琴歌曰登廬山兮鬱嵯峨晞陽風兮拂紫霞招若人兮濯靈波欣良運兮暢雲柯彈鳴琴兮樂莫過雲龍會兮樂太和歌畢便還去

北瑣夢言　鼓琴吹笛

溫庭筠善鼓琴吹笛云有弦即彈有孔即吹不必柯亭爨桐也

武夷山記

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於幔亭峯上設虛床祀太極玉皇大姥魏真人命鼓師張安陵打引鼓趙元期拍副鼓劉小禽坎鈴鼓曾少重擺鼗鼓喬智滿振嘈鼓高子

春持短鼓管師鮑公希吹横笛何鳳兒撫節板奏霄雲左仙之曲次命絃師董仙娘彈坎篌謝英妃撫長琴呂荷香裊圓服管師黄次姑噪悲摽秀淡鳴洞簫朱小娥運居巢金師羅妙容揮鐃鈸奏霄雲右仙之曲但見樂具空間横立音響清妙

鄭緝之東陽記　王質聽琴

晉中朝時有王質者入山伐木至石室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留放斧柯而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狀如棗核質取而含之便不復饑遂復少留俄頃童子語曰汝來已久何不速去質承言而起所坐斧柯爛之盡既歸計離家已十數年矣舊宅遷移屋宇靡存遂號慟而絶

西京雜記　單鵠寡鳧之弄

齊人劉道强善彈琴能作單鵠寡鳧之弄聽者皆悲不能自攝

王子年拾遺　師延一弦　奏迷魂淫魄曲

師延者商之樂人也設樂以來世遵此職至師延精術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爲人世載遼絶而或出或隱在黃帝之世爲司樂之官及商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黃帝之世年已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興亡之兆也至夏末抱樂器以奔商而紂淫於聲色乃拘師延於陰宮欲極刑戮師延既被囚繫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司獄者以聞於紂紂猶嫌曰此

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說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脩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周武王興師乃越濮流而逝或云死於水府故晉衛之人鑄石鑄金以像其形立祀不絕矣

張華博物志 天帝白雪

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絃琴曲名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以來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者

語林

嵇康字叔夜有邁俗之志為中散大夫或傳晉人非也常宿王伯通館忽有八人云吾有兄弟為樂人不勝羇旅今授君廣陵散甚妙世代莫測

盧氏雜說 沈祝家聲

響泉韻磬本在樊澤司徒家後在朱崖宅又在張彥遠宅今不知流落何處彈琴近代稱賀若夷甘黨前有董庭蘭陳懷古懷古能沈祝二家聲謂大小胡笳也蕭祜亦善琴云胡笳第四拍頭犯無射商遂用其音為蕭氏九弄

晉書稱阮咸善彈琵琶後有發咸墳墓者得琵琶以瓦為之時人不識以為於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近有能者不少以琴合調多同之

王琰冥詳記 死還彈琴

史光死後為天上人常還後彈琴樂阿母聲清妙不同餘

炙轂子雜錄 嘯演為琴

鵠古今注鶴千載變蒼又千載變黑所謂玄鶴也師曠鼓琴感玄鶴來舞

永泰中大理評事孫廣嘯旨一篇云其氣激於喉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端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性情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故太上老君授南極真人真人授廣成子廣成子授風后風后授務光務光授舜舜演為琴以授禹自後或廢或興續有晉太行仙君孫公得之以得道無所授阮嗣宗所得以分其後不復聞矣

沈括筆談 廣陵散辨 吳音感莫 趙公龜琴 女諧琴詩 廣陵散潑撥聲

盧氏雜說韓臯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而以王陵毋丘

儉輩皆自廣陵敗散言魏散士自廣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憏淡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爲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諫諷時事散取曲名廣陵乃其所命相附爲義耳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制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輙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者

臻妙如此景舒進士及第終於州縣官今虞美人操盛行
於吳閒人亦莫知其如何者為吳音
趙閱道為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唯携一龜一琴坐則看龜
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
也或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顧
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能詩甚有
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
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風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有
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
心已亂此心元自不由人雖有清致非女子所宜也國史
譜言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維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

也客未然引工挾曲乃信此好奇者為之凡畫奏樂止能畫一聲不過金石絲管同用一字耳何曲無此聲豈獨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或疑舞節及他舉動拍法中別有奇聲可驗此亦不然霓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作白樂天詩云中序擘騞初入拍中序即第七疊也第三疊安得有拍但言第三疊第一拍即知其妄也或說嘗有人觀畫彈琴圖曰此彈廣陵散也此或可信廣陵散中有數聲他曲皆無如潑攦聲之類是也

外史檮杌 文錫琴婚

任如元字子冲樂安人也心計籌策出於衆人事王建累遷宣徽南院使内樞密使性介潔不樂機務累上章告老

乃賜安車几杖封梁國公至行祿位加太傅致仕以琴酒自娛常駕三輪車尾城中園林宮寺幽景之所日夕遊覽烏巾鶴氅逍遥曠達自號東宮居士卒年八十一

毛文錫字平珪唐太僕卿龜範之子十四舉進士登第避亂入蜀客於富民秦氏家以讀書鼓琴為樂秦女有姿色亦能琴嘗於簾下撫卓氏相如之曲文錫復撫鳳凰于飛操以挑之秦女每見文錫至則窺之終日父母察其意以妻文錫云

黄彬字温其成都人美風姿幼年嘗過麗春坊群妓投以龍麝香滿其懷袖尋皆棄去自後不過麗春坊聚書數千卷文彩炳富田淳嘗謂曰若無我子當獨坐官至制誥史

館修撰中書舍人因疾卒好滑稽琴棋推步皆臻其妙

大周正樂記　杞梁妻援琴

杞梁妻者齊邑杞梁殖妻之所作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還遇其妻於路使使者道弔之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殖免於罪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妾不敢郊弔也公乃弔諸室成禮而去妻歎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外無所依内無所倚將何以立吾節豈能更二哉死而已矣於是援琴而鼓之阮籍樂論曰漢桓帝楚琴悽愴傷心倚戶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爲琴若此而足矣

琴書遺編

王昭君漢元帝時獻入後宫帝以妻單于昭君心念鄉土

乃作怨曠之歌曰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于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遊綺曲房志合抑沉不得頡頏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峩峩河水泱泱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楊雄琴清英　荀息琴悲　吉甫子安之操

晉王謂荀息曰子鼓琴能察人悲乎息曰今處高臺邃宇連屋重戶臛肉漿酒倡樂在前難可使悲者若謂少失父母長無兄弟覊窮煢獨居無所止如此者乃可悲耳乃援琴而鼓之晉王酸心哀涕曰子何來遲也

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唯念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

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

都頡琴録跋尾

善琴難余謂善聽亦不易得牛鳴窖中其音中宫雞登木上其音中角惟善聽乃知此君所録多矣哉未之見也今容未聽琴初若夷懌及聲音妙處運指愈工坐瞻頭觸凡此者必十八九不可不慎古人絶絃政以是爾余蓄良胄法以秘傳今以奉施價則日倍昔李嗣真道逢鐸聲曰宫聲也市歸振地有應遂得黃鍾以和樂世有如此人請發此録中試盡彈之當賞音而竊抃毋為伎癢求售不已至使用羯鼓解穢建中辛巳八月庚子題

杜陽雜編 碧玉蚕絲

碧玉蚕絲即永泰元年東海彌羅國所貢云其國有桑枝榦盤屈覆地而生大者連延十数頃小者蔭百畝其上有蚕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以故謂之金蚕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撚而為鞘表裏通瑩如貫琴瑟雖併十夫之力挽之不斷為琴瑟絃則鬼神悲愁抃舞為弩絃則箭出一千步為弓絃則箭出五百步

羯鼓録　花奴觧穢

汝陽王璡寧王長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明皇特鍾愛焉每隨遊幸頃刻不舍璡嘗戴砑綃帽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朶置於帽上笪處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上大喜遂賜金器因誇曰花奴璡小名

也姿質明瑩肥髮光細非人間人必神仙謫墜也寧王謙謝隨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不在過慮阿瞞自是相師夫帝王之相且須英特越逸之氣不然有深沉包育之倏若花奴但秀邁過人悉無此狀固無猜也而又舉止淹雅當更得公卿間令譽耳寧王又謝之曰若如此臣乃輸之上曰若此一條阿瞞亦輸大哥矣寧王又謙謝上笑曰阿瞞羸處多大哥亦不用偽揖衆皆歡賀明皇性俊邁酷不好琴曾得聽彈正弄未及畢叱琴者待詔出去謂中人曰速召花奴將羯鼓来為我解穢

耳目記　王亭供奉　廣陵傳世

唐乾符中黄巢盜擄两京長安士大夫避地北遊者多矣

時有前翰林待詔王、歛遨長安人能碁善琴風骨清峻初自蒲坂歷於幷幷帥、鄭從讜以相國鎮汾晉遨謁之不見禮後又之鄴時羅紹威立方撫士卒務存戰爭遨在鄴中數歲時李山甫文筆雄健名著一方適於道觀中與遨相遇又有李處士亦善撫琴山甫謂二客曰幽蘭淥水可得聞乎遨即應命奏之聲清韻古感物動神曲終遨潸然返袂云憶在咸通王亭秋夜供奉至尊之際不意流離於此也李處士亦為白鶴之操山甫即授毫抒思以詩贈曰幽蘭淥水耿清音歎息先生枉用心世上幾時曾好古人閒何必泪沾襟餘句未成山甫亦黯然悲其未遇也王生因別彈一曲坐客彌加悚服非尋常之品調山甫遂命酒停

紘各飲滿斂杯俄而玉山俱倒洎酒醒山甫方從容問曰
向来所操者何曲王生曰某家習正音奕世傳授自德宗
順穆以来待詔金門凡四世矣其常所操弄與衆共之唯
嵇中散所受伶倫之曲人皆謂絶於洛陽東市而知容有
傳者余得自先人名之曰廣陵散或傳於世也山甫早疑
其聲韻殆似神工又見王生之說即知古人廣陵散或傳
於世矣遂成四韻載於詩集今山甫集中只摽李處士盖
寫錄之誤耳由是李公常呼待詔為王中散王生後又遊
常山是時節帥王鎔年在幼齡初秉戎鉞詳延多士以廣
令名時有李夐郎中莫又元祕書蕭珦員外張道古並英
儒才學之士咸自四方集於華館故待詔之琴棋亦見禮

於賓榻歲時供給莫不豐厚王或揮絃動軫必大加錫遺

馬在常山隨李煜（音浴火燄貌）歸闕以藝得待詔翰林上退朝之暇多召於別殿撫琴作三兩弄而罷未嘗不歎賞又以新九絃琴五絃阮譜三十七卷藏於祕閣翰林學士祕書監知制誥及三館學士以新增琴阮絃各獻歌詩賦頌以美其事上謂宰相曰近日朝廷文物甚盛前代有所不及矣

觀宋復古畫序　東坡夢中琴詩　破琴詩見詠琴

舊說房琯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琯曰頗憶此耶因悵然悟前生之為永禪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

年三月十九日余自杭還朝宿吳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
予彈之有異聲熟視此琴頗損而有十三絃予歎息不已
殊曰雖損尚可脩曰柰十三絃何殊不荅誦詩曰度數形
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邪和璞方信秦箏
是響泉予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晝卧復
夢殊来理前言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
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子文京師求得其
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
古名迪畫山水草木亦蓋妙絕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
佛通脫無所着皆奇士也

郡閣雅談 王元琴詩

王元字文元桂林人也苦吟風月終于貧病妻黃氏共持雅操每遇得句中夜必先起燃燭供其紙墨元甚重之又得琴一張云拂塵開素匣何事獨顰眉古調俗不樂正聲君自知寒泉出澗澁老檜倚風悲縱有來聽者誰堪繼子期好事者皆書圖簇集中佳句不能具載

逸史 蕭生遇蛘鼓南風

蕭相公復親弟少慕道不仕服食芝桂能琴尤善南風因游衡湘閒以訪真侶維舟江岸見一老人負書携琴蕭生揖坐曰老人解彈得南風耶曰某習琴此因請撫之宛然曩所師授者尤加妙絕遂盡傳得之飲數杯相揖而去問所居笑而不答遂回舟北歸至沅江口上岸彈理南風有

女子雙環挈一小竹籠子曰某娘子在側近好琴某欲走報娘子也蕭生問曰阿姊何得来此摘果了逡巡却廻曰娘子暫屈郎君蕭生在舟船悶甚頗思閑行遂諾俄有一蒼頭棹畫舸至蕭生遂登舸行一里餘有門館甚華召生升堂見二美人於階上前拜美人曰無怪相近適知郎君善南風某亦素𠯋不得習理忘其半頗得傳授生遂為奏美人亦令取琴蕭生彈畢二美人及左右皆掩泣問生授於何人乃言老父𥹞具寫其形美人流涕曰舜也此亦上帝遣君子授之傳與某某即舜二妃舜在九天為司徒已千年別時愛此曲年多忘之遂留啜茶数椀生辭去曰珍重厚惠然亦不可言之於人遂出門復乘畫舸至彈琴

之處明日尋之都不見矣

異聞錄　張生舜廟琴歌

進士張生善鼓琴嗜孟子下第遊蒲關入舜城抵暮投宿舜廟臥廡下方寢見絳衣者二人前言曰帝召生生遽詣之帝問曰業何道對曰臣儒家子常習孔孟帝曰孔聖人也孟何人耶與孔同稱生曰孟亦傳聖人之意祖尚仁義設禮樂敦教化帝曰著書乎生曰然帝曰記諸文乎曰非獨曉其文抑亦深其義乃劇論孟軻之道帝悅乃曰吾聞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子學琴乎曰嗜之而不妙帝乃顧左右取琴曰不鼓五絃歌南風奚足以光其歸路乃撫琴以歌之南風薰薰萬物洋洋妙有之音兮歸清絃蕩蕩之韻

兮由自然熙熙之化兮道全薰薰兮思傳歌訖鼓琴為南風弄音韻清暢爽徹心骨生因發聲曰妙哉遂豁悟矣

熙寧雜編

皇祐間館中詩筆石昌言揚休最得唐人風格僧文瑩嘗携琴訪之一詩見謝尤佳曰鄭衛湮俗耳正聲追不回誰傳廣陵操老盡嶧陽材古意為師復清風尋我来幽陽竹軒下重約月明開

鍾惟靜雲軒集錄

道士臧守信江東人也奇風骨美鬚髯凡探道典酷嗜鼓琴凡記二百餘曲及轉絃共二十八調每風清月白調絃動操韻高意神閑氣和疑有鬼神左右傾耳聽後因李煜

歸闕由是居京師府朱文濟趙裔皆以琴待詔翰林議者謂文濟琴學亦稍得山水趣而趙裔者不可一槩而論也守信尤善斵琴有響泉韻磬齊古秋籟今士君子家藏之其制作精純音韻清遠與雷張切磋而文濟亦善斵琴取法張氏也

縉紳脞說 月夜女郎琴歌

零陵掾劉諷夜投夷陵空館月下見四女郎自西軒至儀質温麗緩歌閑步徐至中庭因避之又見三女郎同一小兒鋪裀於庭相揖就坐設犀樽象杓談謔歌詠音聲清婉既而彈琴擊筑音逐拾也樂器也齊唱迭和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莫終緑尊翠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

時歡樂又歌曰楊柳枝楊柳枝裊裊隨風急美人春夢中翠簾斜卷千條入又歌曰玉戶金釭(音工車也)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衛女秦娥左右成行紈縞繽紛翠眉紅粧王歡轉盼為王歌舞願得君歡長無災苦歌竟而滅

昭德僕齋録　東坡觀人知琴

道士武崇穆善鼓琴亦能擫竹騁兹二伎頗結貴游然風貌不甚灑落王晉卿賞其伎與之往還由此識蘇東坡東坡因聽琴嘗以詩為贈道士費世隆亦攻琴而别無他業其不韻尤甚於武武欲薦之於二公令揮絃求詩共要虛譽一日晉卿約東坡飯上清宫時武費與焉飯起瀹(音藥)茗稍雍容間晉卿乃索琴求武費各作一操東坡遽振衣索

馬欲退晉卿堅留聽琴東坡曰今日只求赴飯意非聽琴請俟他日清集耳竟上馬去異日晉卿復見東坡詰其所以東坡謂晉卿曰觀其人可以知其琴矣何必更聽耶

傳奇 蕭曠彈琴遇神女賦詩

大和中處士蕭曠自洛陽東遊至孝義館夜憩音氣安于息也雙美亭時風月澄爽曠取琴而彈之夜將半聞洛水之上有長歎者稍相即乃一美人也曠舍琴而揖之曰此何人斯女曰妾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賦子不憶耶曠曰然儀有雙環持茵席具酒肴而至謂曠曰妾性好鼓琴每彈至悲風及三峽流泉未嘗不盡久而止適聞君琴韻清雅願一聽之曠乃彈別鶴操及悲風神女長歎曰真蔡中郎

之儔也須臾又一青衣引一女曰織綃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龍君之愛女善織綃于水府適令召之遂命左右傳觴敘語情況昵洽華豔（音燄美色也）動人已而忽聞雞鳴神女乃賦為別曰玉筯凝腮憶魏宮朱絃一弄洗清風明晨追賞應愁寂沙渚烟銷翠羽空織綃詩曰織綃泉底少歡娛更勸蕭郎盡酒壺愁見玉琴彈別鶴又將清淚滴真珠曠荅二女詩曰紅蘭吐豔間夭桃自喜尋芳數已遭珠珮鵲橋從此斷遥天空恨碧雲高神女出明珠翠羽二物贈曠曰此乃陳思王所謂或採明珠或拾翠羽者是也龍女出輕綃一匹贈曠曰若有胡人購之非萬金不可語畢超然而逝後曠保其珠綃多遊嵩嶽友人常遇之備寫其事今

遁世不復見矣

正一先生傳　賜賓琴霞帔

正一先生姓司馬名承正字子微號白雲子温人也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術無不通乃徧遊名山盧天台搆層軒於壇上目爲衆妙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與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王適畢構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爲仙宗十友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之詔曰鍊師德超河上道邁浮丘高遊碧落之庭獨步清源之境朕初臨寶位久藉徽猷雖堯帝丕圖翹心藐鈌軒皇御歷遠想崆峒緬惟彼懷寧妨此願朝欽夕佇迹滯心飛欲遣使者専迎或恐鍊師嘉遁故令禕往願與同來披叙不遥先此無廑既至引入

中夜延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由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則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遂賜寶琴霞紋帔以還

博物志 蕭遇彈琴遇西施

蕭思遇常慕道求異人故名思遇字望明言望遇神明也即虎丘山性簡靜愛琴書每夜彈琴長嘯棲羽皆驚常雨中坐石酣歌忽聞扣門思遇心疑有異令侍者遥問應曰不須問但言雨中自浣溪来及開門見一美女二青衣從之並仙容思遇加山人之服以禮見之曰適聞夫人云從

浣溪雨中道遠不知乘何車輿西施曰妾聞先生懷道簡潔為心亦非車輿乘風而至思邈曰自浣溪來非西施乎女笑問先生何以知之思邈曰不必慮懷同就寢耳及曉將別女以帷子釧子一隻留訣思邈稱無物敘情又曰當有此心不忘夫人曰此最奇思邈曰夫人此去何時再來女揜涕曰未敢有期空勞情思思邈亦愴然言訖便乘風而去須臾不見惟聞香氣猶存寢席時陳文帝天嘉元年二月二十三日也

葆光錄　鼓琴去爪

處士求嬰性高古善鼓琴去其爪作肉聲有公子不善之嬰作色曰如樂其聲何不槌鼓聞者大笑

金徽變化篇 松風澗響 醉欲剖琴 松節支琴 琴湧黑蛟

跂由夫攜琴就松風澗響之間曰三者皆自然之聲正合類聚羊曇節以金縷羊腰之曲終不去

嵇康抱琴訪山濤濤醉欲剖琴康曰吾賣東陽舊業以得琴乞尚書令河輪佩玉截為徽貨所衣玉簾中單貫縮絲為袋論之其價與武庫爭先汝欲剖之吾從死矣

白少傅支琴用胡松節

孫登琴遇雨必有響如刃物聲竟因大雨破作數截有黑蛟湧出

補筆談 鼓琴意得聲外

興國中琴待詔朱文濟鼓琴為天下第一京師慧日大師

夷中盡得其法以授越僧義海海盡夷中之藝乃入越州法華山習之謝絶過從積十年不下山晝夜手不釋絃遂窮其妙天下從海學琴者輻湊無有臻其奥者海今老矣指法於此遂絶海讀書能為文士大夫多與之遊然獨以能琴知名海云藝不在於聲其意蕭然得於聲外此衆人所不及也

南郡新書 調絃異香降

賈魏公善琴皆妙絶一時

衛次公彈瓌陵操每調絃有異香降

唐語林 鼓琴猿嘯 趙璧琴術

獨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疾不理意欲專聽兵部

貟外郎李其李汧公之子也多蓄古噐在潤州常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養一猿名曰山公常與相隨嘗月下獨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焉

趙壁彈五絃琴人問其術壁曰吾之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方吾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壁壁之為五絃也

真仙通鑑　彈獨弦琴

周大賓同姜叔茂學道在句曲山大賓有才藝善鼓琴能彈獨絃琴而八音和以教糜長生孫廣田

捫虱新語　魚聽琴聲

陳文壽嘗語予人有鑿池以牧魚者每鼓琴於池上即投

以餅餌魚爭食之如是者屢矣其後魚但聞琴聲丁丁然
雖不投餅亦莫不跳躍而出

太平廣記 陳碎胡琴

唐東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師不為人知時東市有賣胡琴者其價百萬日有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於衆謂左右可輦千緡市之衆咸驚問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樂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聞乎答曰余居宣陽里指其第處幷具酒殽明日專候不唯衆君子榮顧且各宜邀召聞名者齊赴乃幸遇也来晨集者凡百餘人皆當時重譽之士子昂大張讌集食畢起捧胡琴當前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為人所知此藥賤工之

後豈愚留心式遂舉而碎之昇文軸兩楼遍贈會者會既散一日之内聲華溢都時武攸宜為建安王辟為記室後拜拾遺

山家清供　彈琴銀絲供

張約齋性善延山林湖海之士一日午酌數杯後命左右作銀絲供且戒之曰調和教好又要有真味衆客謂必鱠也良久出琴一張請琴師調離騷一曲衆始知銀絲乃琴絃也調和教好調絃也又要有真味蓋取淵明琴書中有真味之意也

春渚紀聞　琴製六等　廣陵散辨　咸陽銅琴

爾雅大琴謂之離二十七絃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治文

武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蔡邕益之為九漢高祖入咸陽宮得銅琴十三絃銘之曰璠璵之樂馬明生僊遊見神女於玉几上彈一絃琴而五音具奏此六琴雖損益各有意義而世所共傳者七絃也余於是知法出乎文武者雖亘千古而無弊非智巧之所能變易者也

廣陵散傳稱嵇中散受之神人至唐韓皐又從而為之說云康製此曲緩其商絃與宮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有簒魏之心王陵毋丘儉諸人繼為揚州都督成謀興復俱為晉宣父子悉殺揚州故廣陵地康避世禍託之鬼神以俟知音者云皐誠賞音者然初不詳考漢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廣陵自屬徐州至隋唐乃為揚州耳又劉潛琴

議稱杜夔妙於廣陵散嵇中散就其子猛求得此聲按夔在漢為雅樂郎魏武平荊州得夔喜甚令論製樂事在夔已妙此曲則慯商之聲似不因廣陵興復之舉不成而製曲明矣致和五年二月十五日烏戍小隱聽趙曠道人彈此曲音節殊妙有以感動坐人者或疑前後所傳之異因以所聞并記坐人所舉琴事參　而書之

馬似孫緯略　琴心三疊

黃庭經曰端居蘂珠十九年琴心三疊舞胎仙梁丘子曰三疊琴心三丹田也黃庭經一曰琴心文大牽黃庭妙處全以三丹田為根吐納為用也

山海經　太子長琴

大荒西經云西北海之外有搖山其山有人號曰大子長琴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大子琴是處搖山始作樂山有五彩鳥三名一曰皇鳥一曰鸞鳥一曰鳳鳥

神僊通鑑

殷七七名文祥不知何所人也游行天下人久見之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而嘗醉於城市間每自醉歌曰琴彈碧玉調藥鍊白朱砂解醞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周寶者嘗試之悉有驗

與彥正判官書　東坡

古琴當與響泉韻磬並為當世之寶而鑑金瑟瑟遂蒙輟惠報賜之間赧汗不已又不敢遠逆來意謹當傳示子孫

永以爲好也然其素不解彈適紀老枉道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鏗然正如若人之語也試以一偈問之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琴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録以奉呈以發千里一笑也寄惠佳紙名茾重煩厚意一一捧領訖感怍不已適有少冗書不周謹

聽賢師琴

與次公同聽賢師琴賢求詩倉卒無以應之次公言古人賦詩皆歌所學何必已云次公因講歐陽公贈李師詩嘱余書之以贈焉元祐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東坡居士記

夷堅支　䴵姑琴精

劉過字改之襄陽人雖爲書生而貲産贍足得一妾愛之

甚淳熙甲午預秋薦將赴省試臨岐眷戀不忍行在道賦
水仙子一詞每夜飲旅舍輒使隨直小僕歌之其語曰宿
酒醺醺猶自醉回顧頭來三十里馬兒只管去如飛騎一
會行一會斷送殺人山共水是則青衫深可喜不道恩情
拚得未雪迷前路小橋橫住底是去底是思量我了思量
你其詞鄙淺不工姑以寓意而已到建昌游麻姑山薄暮
獨酌屢歌此詞思想之極至於墮淚二更後一美女忽來
前執拍板曰願唱一曲勸酒即歌曰別酒未斟心先醉忍
聽陽關辭故里揚鞭勒馬奔皇都三題盡當際會穩跳龍
門三級水天意令吾先送喜不審君侯知得未蔡邕博識
爨桐聲君背負只此是酒滿金杯來勸你蓋賡和元韻劉

以龍門之句喜甚即令再誦書之於紙與之歡接但不曉蔡邕背負之意因留伴寢始問為何人曰我本麻姑上仙之妹緣度王方平蔡經不切謫居此山久不得回玉京恰聞君新製雅麗勉趂韻自媒從此願陪後乘劉猶辭却之然素深於情長塗遠客不能自制遂與之偕東而令乘小轎相望於百步閒迨入都城僦委巷密室同處果擢第調荊門教授以歸過臨江因遊閣皂山道士熊若水修謁謂之曰欲有所言得乎劉曰何不可者熊曰吾善符籙竊疑隨車娘子恐非人也不可不審於何地得之劉具以告曰是矣是矣俟茲夕與並枕時吾於門外作法行持乎教授緊抱同衾人切勿令竄佚劉如所戒與僕秉燭排闥入耳

擁一琴頓悟昔日蔡邕之語堅縛寘于傍及旦親自挈持眠食不捨及經麻姑訪諸道流乃云須有趙知軍攜古琴過此寶惜甚至因拊拊之際誤觸隨砌下石上損破不可治乃埋之官廳西偏斯其物也遽發瘞視之匣空矣劉舉琴置匣命道衆焚香誦經呪泣而焚之且作小詩述恨予按劉當在詹騤榜中而登科記不載

琴諭　古今寓言

甚哉似是之惑人易蔽而難曉也山民之於琴可哂哉形器易徵謬乃若是知音尤愈己況乎鄉原之忠信廉潔天下希不惑之矣

客有為予言楚越之交恒多山山民齊氏者不識琴問人

曰何謂琴或告之曰琴之為制廣前狹後圓上方下嶽首而越（音潤）底被之以絲則鏗鏗然泠泠然可聽也齊悅曰是知琴矣一日適通都大邑見負筑（音竹）来者亟趍視之驚曰是不類廣前狹後圓上方下者邪及側視之良久曰是又不類嶽首而越底者邪以指橫度之則亦有聲出絲間徐曰是又不類鏗鏗然泠泠然之可聽者邪遂致其人而歸師之三年蚤夜不輟自以為盡其技也鄉之告者偶過焉聞其聲輙瞿然曰子習者筑也非琴也不然何若是嘈雜淫哇也因出琴鼓一再行齊民聞之感頞曰子紿我矣子紿我矣澹乎若大羹玄酒樸乎若蕢桴土鼓不足樂也予所嗜者異于是若鸞鳳之鳴若笙簫之間作若燕趙美人

之善謳吾不知子琴之為筑吾筑之為琴也請終樂之嗟夫琴之為器人所易識山民乃以筑當之則夫誤指鄉愿為君子日愛之而不知厭者尚何怪乎感所言作琴諭

琴書大全卷第十八

金臺蔣克謙國止

沙羨任文定兆麐校

文

傅毅琴賦

歷嵩岑而將降睹鴻梧於幽阻高百仞而不枉對修條以特處蹈通涯而將圖遊茲梧之所宜蓋雅琴之麗樸乃升伐其孫枝命離婁使布繩施公輸之剞劂遂彫斵而成器揆神農之初制盡聲變之奥妙抒心志之鬱滯

馬融琴賦

惟梧桐之所生在衡山之峻陂於是遨閑公子中道失志

孤煢特行懷閔抱思昔師曠三奏而神物下降玄鶴二八軒舞于庭何琴德之深哉

蔡邕琴賦

言求茂木周流四岳觀彼椅桐層山之陂丹華煒煒綠葉參差甘露潤其末涼風扇其枝鸞鳳翔其巔玄鶴巢其岐考之詩人琴瑟是宜爾乃清聲發兮五音舉發清商兮動角羽曲引興兮繁絃撫然後哀聲既發祕弄乃開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按藏摧於是繁絃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姬遺歎雞鳴高桑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茲歌一低一昂

嵇康琴賦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猒而此不勌可以導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聲音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叙所懷以爲賦其辭曰惟椅桐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於

昊蒼夕納景于虞淵兮旦晞幹於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
宋神時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確嵬岑嵒亙
嶺巉巖岞崿嶇崟丹崖嶮巇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
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崛嵬嵬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
神泉而吐溜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觝隈鬱怒彪
休洶涌騰薄奮沫揚濤瀄汨澎湃蜿蟺相糾放肆大川濟
乎中州安迴徐邁宋爾長浮淡乎洋洋縈抱山丘詳觀其
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瑤瑾翕赩叢集
累積奐衍於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植其西涓子宅
其陽玉醴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
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以經營

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於是遯世之士榮期綺季之疇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崿以遊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瞰海湄指蒼梧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寤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騩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梧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斲孫枝準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為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班倕騁神鎪會裛廁朗密調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以犀象藉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爍發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

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嘐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
俱起宮徵相證參差發並趣上下累應踸踔磥硌美聲將
興固以和昶而足耽矣尔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
角紛淋浪以流離渙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
以相屬沛騰遌而競趣翕韡爗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
波浩兮湯湯欝兮峩峩怫悁煩寃紆餘婆娑凌縱播逸霍
濩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兢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
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響扵太素若乃高軒飛
觀廣廈閑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扵
是器冷絃調心閑手敏觸攙如志惟意所擬初涉渌水中
奏清徵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寬明洪潤優游躇跱撫絃按

歌新聲代起歌曰凌扶桑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為好仇餐
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
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於是曲引向
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飛纖指
以馳騖紛縱譶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
從容祕翫闥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厲布濩半散豐融
離披斐韡奐爛英聲發越采采粲粲或間聲錯糅狀若詭
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
或直而不倨或相陵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劫掎以慷
慨或怨沮而躊躇忽飄颻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疎或參譚
繁促複疊攢仄從横駱驛奔遁相逼拊嗟累讃間不容息

環艷奇瑋彈不可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衍陸離穆温柔以怡懌婉順叙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趣危嬰若離鵾鳴清池翼若游鴻翔曾崖紛文斐尾憮縿離纚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摟捤擽捋縹繚潎洌輕行浮彈明嫿睽惠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綿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化之無窮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携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之長思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荊發西秦

紹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籥而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游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間簉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游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非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閒遼故音庳絃長故徽鳴性絜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感者聞之莫不憯懍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欨愉懽釋抃舞踊溢留連瀾

漫嗢噓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愈淑穆元真恬淡
虗樂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顔回以之仁比干以之
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
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塗或文或質總中和以統物咸日
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盖亦弘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
屛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吴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
下墜舞鸑鷟於庭階游女飄焉而来萃感天地以至和况
蚑行之衆類嘉斯器之懿茂詠兹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
厭信古今之所貴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
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
希誰能珎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成公綏琴賦

遂乃剏新聲改舊用君山獻曲伯喈奏弄金飈𢌞其流聲兮華堂逐其逸響心怡懌而踊躍兮神感蕩而忽恍伯牙彈而駟馬仰子野揮而玄鶴鳴清角發而陽氣亢白雲奏而風雨零

吳淑琴賦

伊朱絃之雅器含太古之遺美扣清徵於雲和激流泉於綠綺神女落霞蔡邕焦尾陶流撫之以寄意宓子彈之而爲治周公之善越裳文王之拘羑里傳古法於嵇康感幽靈於女子若乃前廣後狹之制圓天方地之儀或縣壁以爲戚或去軫以觀辭衞女思歸之引伯奇違養之悲玩之

有龍鷺之狀聽之有志義之思師襄既拱於夫子伯牙亦衷於子期則有寒山之榦龍門之枝空桑之美嶧陽之奇則九星而象六合應八風而變四時烏曾夜啼雉亦朝飛伯喈之許顧雍鄒忌之識齊威至於禮著坐遷傳云踞轉漢則文姬魏稱盧女嗣宗之見孫登稷丘之通漢武憐窮士之技楚悵龜山之蔽魯至鬼谷之調五曲女訓之著三終斷茲美櫝伐彼椅桐楚莊之有繞梁齊桓之有號鍾松石方期於思話林閒初識於戴顒神氣冲和獨推於千里風韻清遠惟稱於世隆若夫水仙之引文王之操指擊稱工操縵盡妙桓譚被責以失次戴逵循聲而赴召或云晏龍初制或曰神農始造趙師之辯吳獨漢宣之得龍趙爾

乃汧公韻磬張生響泉閔子初騐之取鼠蔡邕始驚於捕蟬傷中散之被刑哂師曹之見鞭尒其倚扆而悲向風而聽見文王之思士美琴高之養性舞玄鶴於郭門受清風於上京至有明光死轉霹靂箜篌松間風入石上泉流季鷹之哭彥先賈子之對應侯亦有蔡氏五弄欲期三樂曾子殘形商陵別鶴師文雲浮而泉湧瓠巴鳥舞而魚躍鍾期之摻南音師曠之調清角周人避之於岐山顓帝棄之於大壑彈薰風而解慍鼓緇帷而講學亦嘗詠其在御痛彼其亡相如之挑卓氏荊軻之椹秦王或傳之濮上或受自華陽晉王之感孫息雍門之悲孟嘗斯豈音聲之妙故聽之而易傷者乎

陸瑜琴賦

龍門奇木上籠雲霧木帶千仞之溪葉泫三危之露忽紛糅而交下終摧殘而莫顧逢蔡子之見矜識奇響於餘烟飛青雀兮歌綺殿引黄鶴兮慘離筵吟髙松子兮落春葉斷輕絲兮改夏絃歡曲舉而情踴躍引調奏兮涕泗漣亦有亂鄉去國對此二年

吳融作戴逵破琴賦

志或可奪道則難堅嘉碎琴之志操見伊人之道全禀正固以不羣德無踰也表行藏而自若理亦宜然武陵王好彼正聲戴安道臻於是藝王雖欲見其搏拊戴且無忘於砥礪苟為伶者稽素履以全隳爰對使乎抱明誠而立誓

乃曰鏗爾奇韻泠然雅音自得以宣情理性非為彼養氣怡心不同乎鄒忌干齊將希高位又異乎鍾儀懷楚歎寓幽襟於是發忿譸張興言激切脫徇爾志寧彰我節可恥於朱門紫闥俛首趑趄因投其玉軫金徽當階迸裂嗟乎宮商倏絕道德彌高此終身而不辱彼側席以徒勞異季倫之擊珊瑚自矜驕逸狀亞父之撞玉斗威振英髦得不金石推誠風霜勵志冀禮餘而有守顧陽柯而忽棄豈可荒凉吾道捨行歌自逸者餘芳趨競王門與鏗吹偷安者同位則知微世遺榮居然獨清秉大節以難屈操壯心而不傾匪擅一時之譽終流千載之名伯牙絕絃但證知音之道子猷擲地惟傷同氣之情人貴在秉時忘乎所履爭

附勢以求媚豈韜光而叶美愚嘗慕彼操持嘉其行止恐孤風之不振因賦茲而有以

舒亶舜琴歌南風賦

帝意雖遠琴音可通欲發明於孝道遂歌詠於南風寓意五絃寫生成之至德託言萬物荷長養之元功粤其耕稼陶漁至為君聰明睿智積諸已日深致孝之念躬盡事親之理以謂鞠養之德欲言之不足生育之愛欲報之何以緣情指物孰形孝子之思流詠在琴具載南風之旨時其比屋熙又巖廊靚深包我萬慮寫予一琴協天地以同趣按絲桐而播音作以叙情適在無為之日薰兮入奏永言至孝之心蓋曰風之於物也有化育之恩覃親之於已也

有劬勞之德博眷物理之明甚侯琴聲而遠託一彈而驊
意具寫再鼓而群心咸肴或樂按絃而奏韺參韶樂之淳
寓象而言義並凱風之作議夫琴求以意而不求乎形器
帝樂在孝而非樂於絃歌感民之義豈並於北里思親之
志固深於蓼莪藏韻於心非止觧一時之愠寄韺於政又
將陶萬國之和自是正音暢而化浹幽遐叶氣流而時消
沴灔閨門聽之則翕爾和順朝廷聞之則懽然感厲風被
乃俗功歸于帝又得夔工之奏同樂於民不煩鄒律之吹
阜財於世茲蓋淵默玩意優游面南歌孝風之遠曁託琴
理以卬舍惜乎道與世汨樂非德參操變而亡使起後人
之歎音調而理空聞前史之言夫豈知昔者導古樂之淳

淳達孝思之進進內將報德之罔極外以格民於大順然則歌琴之意至矣哉莫如虞舜

蔣防舜琴歌南風賦

昔在帝舜昭融車書混同當中而方覃睿化彈琴而遂奏薰風將令和嫗之恩被于天下欲使和平之道均被寰中欽若鴻猷康哉上聖脩紫望而巡四岳在璇璣而齊七政彛倫攸叙八元用而八凱登庶績咸熈四目明而四聰正是何茂育生民時移化淳豈不以道有所漸功有所因始頌瑞於羣后俄舞干於七旬然後端拱無事垂衣守真奏五絃之樂陶萬化之鈞所以厚風俗和神人正父子明君臣三才所以又百姓所以親故其歌曰南風之薰以阜吾

之民且夫角之音兮和而治商之音兮廉而耻徵之音兮正而始皆可以叙九功康百揆琴之聲兮既若此歌之聲兮復如彼然則五音之配在宮為宮八風之德在南曰薰南者庶類之所滋盛薰者萬象之所氤氳動乎中形於外播於樂聲成文是知盡善之樂非聖人兮孰作移風之和助元功之匪訛且異軒皇但奏雲門之曲寧同漢后唯陳猛士之歌令我后運叶興王公符象帝脩夔氏之韻樂執真元文之左契故得淑氣四統妖雰遠霽洋洋聖謨豈遜于有虞之際

謝觀琴瑟合奏賦

琴蘊雅兮閑暢瑟合音以高張忽變聲於動作合六律之

短長一則玉軫金徽無爽於清濁一則朱絃疏越不閒於
宮商君王政美和同化能率舞放鄭聲於域外屏優雅於
樂府所以碩綠綺之韻高愛清廟之器古憑曾皆之所奏
與師襄而對撫滌慮而匪隔毫釐共坐而自齊徵羽靜而
各守動而合矩左諧乎蔡琰之音右和於湘靈之鼓況復
素女絃怨重華調清以風中之響入雲和之輕更契虛徐
之節雅符閑淡之名誠二體之區別能九奏而混并流水
一聽柱間而涇渭合派簫韶共奏指下而鸞鳳和鳴彼弄
互揭此意還發一曲之金飈颸颸再奏而玉堂清冷寫斷
續於秋空激寥亮於雲中琴絃促而影細瑟絃繁而體殊
伊和樂之假主俾合散之同途理心而寧乎高下盈耳而

不離筦竽故若出有入無唱予和汝覺肹蠁於輕重等洪纖於律呂播南風於大道秩秩無差配上古之希聲愔愔脩舉遂使敷本志切去邪義漻滮灪之亂不作非僻之愆不侵由自內而率外皆謂樂而不淫

姚端聽琴瑟思志義之臣賦

夫聲之所起因樂而成象樂之所作因聲以感人是聽其聲即審其為樂播其樂則思其為臣琴以平志為先則知志之無亂瑟以立義為本則知義之有倫聆琴瑟之並奏見志義之相循當其六律克諧朱絃齊致初微起以盈耳乍發揚而導志泠然合奏表於德而不表於情鏗爾高張取於音而不取於器且夫絲聲之用以哀定節以廉成規

苟哀與廉而不爽則志與義而無遺哀廉發於聲即絲𣪘可審志義見乎道則臣道斯知乃琴瑟之用也非君子孰能思之是知琴之感者其氣和瑟之感者其化被氣和在乎滅滌蕩之性化被在乎廣生成之施是以聽其踈越可以聽君子之爲心聽其鏗鏘可以思人臣之爲義然則防其淫順其心所謂夫空桑之琴居其實循其質所謂乎雲和之瑟而君符臣之所行則志與義而咸秩有以見八風者各因其所自聽五音者各在其所謂皆隨之於治亂並繫之於盛衰聽之在人而不必專於子野思之在德亦何俟於后夔夫如是豈忘情性之所悅玩耳目之所宜者哉亦由閒彼簫韶同乎笙磬自可使時和而民乂化成而治

定明明我后兮布元知風主樂[illegible]乎聽視

梅堯臣魚琴賦

丁從事獲古寺破木魚斲為琴可愛玩潘叔治從而為賦余又和之將以道其事而寄其懷曰為琴之美者莫若梧桐之孫枝夫其生也附崖石遠水湄陰凝其液陽峭其皮曾亡漫戾而沉實之韻資噫始其遇匠氏也有幸不幸焉故未得盡厥宜其於不偶若昭於夷劑中刻鱗加尾及鬐宛然而魚日擊而椎主被齋衆之律令則穀聞嚻爾而四馳粤有好事者揭來睨之取為雅器製擬庖羲徽以黃金絃以檿絲音和律調乃升堂室嗚呼琴兮遇與不遇誠由於通塞始時幼材雖甚辱兮於道無所失今而決可以參

金石之奏焉無忘在昔為魚之日

王起焦桐入聽賦 以泠然雅音至聽方識為韻

聽之微者不必五音伊焦桐之逸韻契伯喈之明心氣逐炎炎始將隨於槁木鼔飛烈烈終見用於雅琴當其大匠未收樵人所利圭葉零落絲枝殘瘁以薪見迷以竈求媚聲連而丹焰乍飛響迸而紅星忽墜聞之者徒謂木之槁大之熾殊不知八音之𢃄佇五絃之至彼美中郎神妙無方樂無不審音無不詳聽執爨之間克諧律呂聞就燥之處乍合宮商乃言曰惜乎斯桐韻實天假可以加彫斲可以暢韶雅何混彼樗林而棄于薪者於是收質燄燄求音泠泠樸減其色鱗皴其形被之以絃佇水流而山立鼓之

爲操必鶴舞而魚聽則知桐之成器待其人而克定桐之有聲非其人而靡聽向若清耳不傳瓌材遂捐希聲率爾聾俗猶然則半死之根誰一妝其餘燼孤生之幹将久滅於青煙桐之藝兮人之德焚身之缺兮身忽見屈殊不知焦尾爲珍竟獲伸於多識至矣哉感知音者頓是效而是則

張随無絃琴賦以舜歌南風待絃後發爲韻

陶先生觧印彭澤抗跡廬阜不矯性於人代笑遺名於身後適性者以琴怡神者以酒酒兮無量琴兮無絃粲星徽於日下陳鳳啄於風前振素手以揮柏循良質而周旋幽蘭無聲媚庭際之芬馥綠水不奏流舍後之潺湲以爲心

和即樂暢性靜則音全和由中出靜非外傳若窮樂以求和即樂流而和喪扣音以徵靜則音溺而靜捐是以撫空器而意得遺繁絃而道宣冥必誘玄鶴以率舞驚赤龍而躍泉者哉於是載撫以逸以和因風以舒嘯聊攄梧以安歌曰樂無聲兮情逾倍琴無絃兮意弥在天地同和有真宰形聲何為迭相待客有聞而駭之曰樂之優者惟琴君之聖者為舜稽八音而見重彈五絃以流韻故長養之風薰而敦和之德順無為而天下自理垂拱而海外流覲伊德音之所感與神化而相參固以極天而蟠地豈惟自北而俱南然則琴備五音不可以闕絃為音而方用音待絃而後發苟在意而遺聲則器虛而樂歇先生特執由心之

理而昧感人之功俾清濁不閒於大小宮商莫辨夫始終攖之深舍之愉促空軫而奚則角爲事徵爲人扣無斁而咠通祇反舌以自異寔詭代而違同孰若動精華以發外合恬和而積中傳雅操於心手播德音乎絲桐俾其審音者悟專一之節奏知變者美更張之道崇先生曰吾野也所貴在晦而黜聰若夫廣樂以成教安敢與夔而同風

仲子陵五色琴絃賦 以宮商角徵羽文武爲韻

絃有五色而播盖出乎舜宮方理之而登於壽域故制此而歌夫薰風黑與青閒青與赤通或以白而受采或以黃而居中本乎朱襄以至陶唐因加而自七至八以少乎惟宮與商事匪因於蠶餌或不由於解筐園客以登夫鈎軫

壘子徒歎於蒼黃及其郄巴所彈師文所學流連昭曠縹緲緜邈莫不因其靜好生此和樂張伯牙之號鐘含師曠之清角八音克諧兮自此五色相宣兮有以雖因聲以致用終假色而為美清音從內而發和氣由中而起奏激楚則引以結風歌陽春則雜以流徵或向虛壑或臨積水影歷歷而分行聲泠泠而過耳直其躬而能屈鮮其色而受污惡以紫而奪朱常恐新而代故大白若辱有以見至道之源小扣必鳴有以貽儒者之度呂姑洗則草木潛發歌黃鍾而川池異沍泉魚澆濟以躍鱗雲鶴婆娑而拂羽至如心有所感聲成於文既為事而為物亦有臣而有君哀而不慘樂而不分著萬物之情性和二氣之絪緼別有鳴

琴在筵實篚無覿木理則直色然後取償同聲之不遥頎聞乎亂之以武

薛勝之孔子彈文王操賦（以術音知人前後一揆為韻）

文王有敎惟聖能審初彈雅操知德音而有懷稍奏遺音覺儀形之可稟黙然之狀已究鏘然之響可尋述而不作載好其音德必不孤諒前聖合於後聖道乃無二誠此心達於彼心其神也邂逅相遇其應也罔或不欽則知掩四方而氣正加一絃而義深曲引絲弌調吟皇矣穆穆乎順帝之則洋洋乎令問不已同聲相應雖三古而會徽音異日而論猶萬邦而聆遺美所以聖賢不遠古今一揆且將合于心豈獨盈乎耳既而溫故知新若聖與仁千里同自

冥契於風韻千年一聖當間出於聖人王指迴軫朱絃應

道入風而吹萬迭五音而不日既而文德在茲以寧王

道宥密斯操也必俟後賢吾無間然陟降因我而著昭穆

因我而宣符盍徹之言無毫釐乖於是叶同音之理豈合

度差於前是謂惟神所受繼聖之後自得於心匪傳於口

稽帝謂之意勤止豈無非天縱之才生之何有無音不合

無德不宜翼翼之心因心而會亹亹之善盡善而之師襄

於是對而言曰予聖人也與文王而同規

林慮山人鍾期聽伯牙鼓琴賦

天賛厥德惟伯牙與鍾期一則能清師曠之耳一則能調

園客之絲惬易象斷金之義應詩人代木之詞審爾律呂

不爾瑕疵何千載之見遇使二釸以同時且琴者所以納正禁邪弄者所以協情和性必藉其手敏亦假其心靜使音無所容於姦聲安得惑於鄭若然者信可謂能彈而後思乎善聽能彈奚若播於往古善聽伊何奏難恭鹵所以協律之六應聲之五故將中感於天地豈惟外合於𤤼土不爾何貴鍾期之聽何尚伯牙之鼓緬想二子微音不瑕寘合匪慙於郢匠絶藝方超於巜巴頼爾能聽知予有嘉苟觧揮宮以棄徵豈勞樹羽與崇牙若乃被褐懐珠當年入賦合絲桐之響希爾促柱有金石之音思君惠顧以聲韻當於清彈以詩書同乎雅琴願爲小人之述得廻君子之心儻能順聽欲仰訴於知音

王太真鍾期聽琴賦幷序

昔曾侍詔金門屬吾君耽道乆之事寡歸歟寧省竊聆古訓見郭林宗傳曰貞不絕俗隱不違親賢哉斯文生人端格然恨甘旨不足每倫翮自咎及耿坐虛館凝神定靈夜分假寐如聞琴色發越宛在左右寤而驚惋貫知音爲難感鍾期善聽因賦事以廣意夫寂兮琴之德寥兮琴之聲德徹陰陽之奧殼涵淳粹之精體空洞響清貞偉上皇之遺功超萬祀之垂名秖聞成連伯牙以傳曲忽覩斯文子春而移情俟良知轉化靡忒鍾子期故有空山之谷清淵之湄幽人彷彿絕粒茹芝憑高梧引長飈激楚窈窕流波逶迤陽阿布濩結絲參差高秋夜冷遠浦霜滋素月淵繁

星稀雅調閑逸泝風遠吹鍾期當仁傾耳志之怡性愜靈中矩應規躊躇四顧俟其儔而曰聽商則知愁霖春零閒角乃覩韶華秋榮羽發則寒生朱夏徵來則暑移玄英陵厲翕忽消息竭盈君子悅懌導心和平斯實庖丁投刃而節應郢人運斤而風生者也夫其高張絕絃韻清調苦惝恍惻慽一龍一虎猛將之逐虜氷雪操蘭蕙薰疑乎崇山勁若寒雲烈士之諫君歧燕趙望江漢行路難杳無畔淋漓沸渭牢落泮渙遊子之悽斷徵未撫涕橫泝悲宿昔心悠悠樵童牧竪登孤丘哀引南音一何楚囚興歌百里又善乎遊應事態移體物聲愁或飛而不速或攤而不留愔愔泠泠窮徵達幽一偶鍾生之聽妙極而不周於是夔襄

愕眙眙曠咄咨音有至而乃發發當及乎此時乃理雲和
寓咸池感天地動神祇玄鶴鼓舞鳳凰来儀風雷升雲雨
隨黃帝之所聽瑩伊代人疇敢以窺鍾子兀然收聽反視
沈吟不已感樂之至精得音之微旨信音之難蓋曲有此
誠在聽之以心安可察之以耳嗟嗟琴韻盡美矣

朱絲繩賦

達者覩物而自識眷繩而象直白能受采知成用而可修
樂匪在音遂執中而有德諒絲繩之為物類託質以自植
韋操張以一伸任縱横而取則故能貞而守正勁以全真
含至和以不屈抱孤直以誰鄰若剛克以自致諒柔立而
有因齊達人之展道比君子之脩身久而莫渝豈紅紫之

見奪勁而不撓非糾纏之爲倫當其況水初滋勢如未理女工爰作視其所以如積微於秒忽遂立質於經紀察其本同成經以自綸喻乎時表直道以如砥桂端標以有準持正色而爲美將配德於清壺頎齊名於直矢故能從繩作則因物寓詞苟一繩之可法將百行以爲師義足仰而象矣理自中而得之直可自倖奚感鮑君之與色非我行徒興墨子之悲將勁挺而自守庶回邪而不欺俾夫取像師心必由斯道放朱絲之外物得素尚于中抱奚水鑑之足徵詎常絃之是保觀夫正不與奸色儔勸吾人之聿脩直不爲虛聲枉俾吾人之取象故能名昭樂曲義暢人謨鄙在棼而不理賤爲質以就汙頎處微而自正終守直以

不渝足以詭良材而轉雅操端循質而驗通途苟中正之可進願從繩而已乎

庾承宣朱絲繩賦

絲之爲體兮柔以順德絲之爲用兮施之則直從其性而不改成其音而罔忒故君子體直以爲象履中而立身豈委曲而取媚將勁挺而惟新既端懿以難足想高張而莫倫初未爲絃兮信任其舒卷既比夫矢也諒難乎屈伸富惟不合於衆而改操不同其類而易貞雖立質以假物立音而因人歟夫慌氏之功辨夫園客之養非繞指以可悅將如絲而是仰志士以是而興歎詩人因此而取象清廟之瑟非我而莫聞空桑之琴非我而奚響惟直是與惟端

是求惡靡然以從俗聡紛若以隨流天心保貞側媚見而用悔神道助正謇諤鑒而無憂信乎去邪以受福孰不履正而身修間其色兮未嘉素其質兮孰美信侹侹而直繩是若固奕奕而渥丹無比欲衆之好我染之而匪他知代之惡邪直之而有以非矯其俗將遷其時寧三思而有賛諒一向而無疑道在斯而爲得文捨此而何之古所以嗟是非而莫分怨邪正之難考多將任情而媚俗鮮能率性而行道何不鑒朱繩而獨異與羣類而且殊其美雖偶其道則孤儻斯言而是當又可得而已乎

吳冕昭文不鼓琴賦

息絃軫兮太朴玄同忘琴言兮至人守中道不緣情則去

聲而外寂德惟抱素故含和而內融於是見高士之心出常人之境其養貴默其伎尚靜及卷懷而克順返不鼓而是逞韞藝如何玄德靡他知迷則達用晦實多虛張不彈俾指節而交暢全聲入妙胳心曲而同和且人心靜為常虛為主將寧體於道樞亦守器於德宇壞之無故常寂響而有餘用之則虧乃含音而莫吐故自適於胷臆亦何用於角羽頫子所以如愚昭文由是不鼓近情好樂尚德養空罷奏南音悟人間之客寄不操三峽體山下之泉蒙斯懷柔之古者竟生白於仙宮夫動極則靜音繁不復守樸外真含虛內肅施絃罔舉則見素而如絲沉聲莫發乃繁相而猶木因雅韻而不奏識道情之所蓄此則恬然誰與

寂爾自耽希夷既造妙理難探人氏無絃淵明則矯王門

碎質安道更甦是以飾外者貴其體備厚内者尚其色含

於戲琴心縣解谷響何荅于以閒和于以虚納十指攸措

咸制動而是宜五音知常各處寂而不雜故琴默而美昭

信仁靜而道合

楊維楨贈天台蔡仲玉琴賦

伐孤桐兮龍門斬靈梓兮泗濱配美木兮陰陽繩朱絲兮

君臣準遺則兮泰皞比正律兮伶倫成緑綺之雅製于以

御夫至人葢其理中和復精真宣八風明彝倫感天地動

鬼神桑濮不能間其邪而鄭衛不能入其滛者也夫自虞

歌既杳襄教不宣東市絶調髙山毀絃黄鍾擯棄正始沉

馬黿咬遷變下里嗑焉歎人器兮俱喪孰能傳其不可傳吾子佩焦尾象前賢蹤子野排田連起千載而不後追太古而無前得非瘖萬雌而椎鳴藹凡翹而孤騫者耶爾其觚涯登鑪熏爇僎清風分朗月拂素雲揮白雪朱絃既練玉栺乍撓宮羽相宣角徵參發雅韻依永長歌赴節愉焉欸欸悽焉屑屑蕩焉喬喬莼焉咽咽繹焉如縈獵焉如折氾焉如沸剃焉如娟煥若春溫霧若甘霖粲若縈葩肅若枯林高者拔焉而峻下者濁焉而沉急者矢焉而激緩者紆焉而深央央坎坎歲歲愔愔鏗鏗磕磕栗栗淋淋如冷泉漱澗籟動谷鳴如巫山夜雨隴水秦聲如村翁野老之嬉笑如鶯喉鴿語之咿嚶如大風飄尾之輕磕如胥濤鼓

怒而淵淵至若詳其曲引則優柔溫淳長養恢渾郁乎南
風之薰也融怡和順溥博沉潛洋乎流水之潤也愴怳坎
壈怵惻怛憯戚乎履霜之慘也憔悴迆遞傍偟低回摧乎
別鶴之哀也其憂也深其思也長其樂不淫其哀不傷滌
煩决塞導和養康懲躁寬鄙立懦摧剛可謂至德之精音
而三歎於一倡者矣而中聲五降均曲成闋遂弄向闌斂
手輯綴銀蟾在天星漢明滅主賓頹然仰視空闊於是命
酒起舞而爲之歌曰搴芳洲兮芙蓉挐扁舟兮葦叢渺極
浦兮千里望遠岫兮横空吾將與子泝洞庭歷九峯登玉
霄攀浪風招漁父之枉棹兮探湘靈之遺蹤訪遐奏於涓
子兮引高吟於泰容窺人寰而曾舉兮托遺響於無窮舉

天籟以成吾音兮寫余心之太沖又何有乎斵成兮三尺
之桐

張耒哀伯牙賦

伯牙鼓琴後世無如我哀伯牙似智而愚天地之間四方
萬里知爾琴者一人而已鍾子既死甚一又亡欲彈無聽
泣涕浪浪已奏已闋欲語不可愊塞滿懐無所傾寫析楊
黄花巷歌里曲入邑娛邑入國悅國田視伯牙面有矜色
夫操至伎者必不和衆人之耳而媚衆耳者又善工之深
恥遺衆者常孑孑其無與而冒耻者乃身安而獲利則亦
安知夫至藝之非禍而庸工之非徵也嗟夫將為至巧者
必無頋於終身之無與則至巧之於人乃不祥之上器操操

不祥之器終身而不知則伯牙者乃後世之深戒

宋景文無絃琴賦

器者玩極則獘聲者叩終必窮欲琴理之常在宜絃聲之一空隱六律於自然視之不見備五音於無響樂在其中古有至人縱觀達理捨絃上之末用得琴中之深旨由是遣飾於此藏真在彼取其意不取其象聽以心不聽以耳撫惟自樂言乃至於無言動協太和指遂忘於非指徒觀夫發自心匠創為雅琴意近託遠言微寄深謂朱絃之儻設則屢曲以相尋由是削弜按珥淪徽屛金后夔不能措其巧子野無所用其心抑按何施始類無聲之樂疾隨安在終符叩寂之音且夫習聞者絃之聲玩形者乃琴之器

徒得其狀未窮厥意必使跳越雖在縻絲並棄以有象而寓名必無庸而遺累視之甚簡非絕於鏗鏘聽則不聞且安思於志義況夫絃本數寓聲成偽端故宮之鳴則商爲之廢角之叩則羽因以閑和聲未備遺聲且彈我所以包萬韻而中足無一絃之可彈道妙常存詎更張而取調天真不倦寧操縵以求安亦猶屣之適則足乃可忘魚之登則筌亦何取故絃之去也我謂得其妙絃之存也我謂收其粗惟寂惟寞匪鍾子之可聽無成無虧類昭文之弗鼓懿哉道誠臻極言豈容聲不用而用以之備非曲而曲以之成比堯父之壤歌但其盡性配子綦之天籟式足强名用能羣慮並除至和潛畜因琴德以借諭達天倪之常

兮自非至道之徒曷一聞於餘韻

陳古靈古琴賦

客有孫枝之琴號曰太古之器朴兮不聞淡焉無味痕交錯而蠹生色斑斕而塵蔽昧紋危而不紊瑤軫屼而幾磨吁至道之難行悵知音之未至淒淒然泠泠然故獨以因時而遺意洎乎夕照西沉蒼梧半陰對明月之千里上高臺之百尋爾豁妙慮開沖襟撫[illegible]揚清音不獨解吾之慍將以平君子之心太丘子乃展轉不寐振衣而起悄焉疑懷寂焉傾耳意躑躅於幽蘭心彷徨於流水由是納中和蠲侈靡審朴略之遺韻達真純之妙理忽然不覺至道之入神而大化之陶已別有宛洛佳客金張貴侯塗歌兮邑

詠朝歡兮夕遊設瓊斝兮綺席張翠幙兮青樓莫弄秦轂歌郢曲吹女媧之笙篁播子文之絲竹然後酩酊乎醉鄉駢闐乎歸軸又安能審雅操之微妙聽丹絃之斷續而已哉嗟乎大道既傾澆風益行雖歌吹之沸天徒管絃之亂人方今朝廷淑清天下化成碩以古人之風變今人之情以今人之樂復古人之聲則斯琴也可以易俗而移民而斯世也可以背偽而居真

胡潜菴琴賦

隱淪公子奇懷高尚磊隗不羈巖壑獨往將觴九疑以拂袖濯滄浪以遐想於是追軒皇友嵇阮隘世路之嶮巇獨超然而覺遠邈千古之不回攄槁梧而獨倪爾乃玩味正

始絃歌雅音適閑情之洩洩養德樂之愔愔顧茲世之寡和思幽人之契心有美一人姑射仙子同趣合好深得妙旨瑩玉笋之輕調聽響泉之乍理聲抑揚而潛轉曲紆餘而代起激遺韻於泰清引長風乎萬里若其宜笑的皪婉孌多姿珍髮斜安清盧側窺披拂垂蔡之矜疾徐結緑之徽奏清角而寒谷春動揚白雪而大夏霜飛倏蹇產而騰遝紛淋浪以流離婉若群魚游清漪翼若應龍翔天池徵風餘韻靡靡猗猗若廼珍臺閑館琁題玉英月穆穆以金波夜蕭蕭兮肅清淪縹瓷以茗飲羅蜼罇之酌醽客散軒寂調絃器冷發奇弄之閑適逼太古以淩兢颯松風之徐度驚菊露之宵零條暢和雅陰淫和平澹乎若深淵之靚

漻乎若寒泉落澗之聲或謂珪璧不可以薦房闥部箭非所以娩靚粧何桐君之失㩲反登乎樊素之床是不知蘭本國香必芳於女子之手玉盖陽類反生於無日之鄉顧蘭之高潔實幽險之與當惟琴亦然故枚生取九寡之珥叔夜嘉皓腕之攘陋彼栒邑詆爲鄭聲每掩卷而太息究厥敝之由生盖桑濮亂雅正音澆漓師曹則以娱衛女太子則以蠱文姬緑珠捧之以觴客飛燕飾寶以爲嬉此黑瘦箏所以刺刺飲恨久蒙鄭衛之譏爾乃閑邪屏淫懲嫚雪煩撫孤松之偃蹇蔭脩竹之嬹娟攸險心於萬仞寄纖指於七絃既音調而響逸亦幽暢而和宣此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閒者也

劉養吾春日聽以立鼓瑤峯曲賦

延州季子蓋聞樂而知音太白昌黎皆聽琴而作敘聲之動人者如此辭亦不可以已夫喟其春日之間鼓此瑤峯之曲永歌不足賦長言之淙淙泠泠兮寒泉之落幽澗飄飄蕭蕭兮長松之泛清風仙之人兮搏扶搖而欲語方之内兮怨斷續而安終溘埃風兮局促欻飄舉兮雲中蓬萊兮何處神山兮予從嶙峋兮縹緲皓皎潔兮橫空天穹穹兮地厚乘清氣兮如雲之西東忽故鄉兮臨睨噫青雲兮化人之宮于時鶯啼樹間燕語簷前花雨時霽芳草輕烟春日遲遲惠風薰然仰晴雲之微波俯清陰之鮮妍疎容闌而小極味茶遠而重煎鑪斷鷓鴣之斑桐發金徽之絃

激揚碧玉之仙調彷彿如造于紫瑤之洞天也爾其於山巍巍於水湯湯條昶以和清潤而長優游窈窕悠緬飄揚抑按舒其音節觸撓諧其宫商辭醉翁徽外之譜操廣陵散絶之章扶竦兮白雪揣其稱澹蕩兮明月流其光王喬之雲霄子房之博浪賀公之湖放太白之仙狂孝乎重華之愬忠也扶風之傷何斯聲之動人使人不能忘於茲匡也容乃起而歌之曰不臺而臺茲峯之峩兮不圃而圃茲峯之英兮月有明晦茲峯之嬋娟兮地有夷險茲峯之聰綿兮不知峯之照人人之遊仙兮撫岧嶤之巖巖兮吾絃之清圓兮豈不知其聲之至此兮吾愛吾玄兮亂曰愔愔兮琴之德兮岑岑兮峯之極兮暉暉兮瑤之雪兮翹翹兮

音之識兮嫋嫋兮後今之無斁兮

頌

傅奕琴頌

其德甚大其聲甚廣德合兩儀聲含萬象二曜兹設三才是放盛衰攺韻燥濕變響聖賢執則帝王訓奨不以智知無為識相浩浩莫測蒼蒼難仰達人逸趣欲求玠賞

贊

郭璞梧桐贊

桐是嘉木鳳凰所棲爰伐琴瑟八音克諧歌以永言噰噰喈喈

宋孝武孤桐贊

珍無隱德産有必甄資此孤榦獻之楚山梢星雲界衍葉
炎歷名列貢寶器贊虞絃

麹瞻聲律圖贊

樂以象德琴以脩身淡然其性温乎其人止邪於俗納正
於真可以叙志可以和神
儀以星象彫以翠緑歸鳳之操積雪之曲妙響出絃清意
遠玉盞心飾喜防奢節欲
六律之記五敵之文絃驚墜鵲調感飛雲鴻遊羽散魚躍
鸞分丹青是托事等蘭芬
含吐陰陽發揮清濁元英記材青春辯角其德鏘洋其情
逾邈列諸新意將貽後學

商仲堪琴賛

至音不彰孰表大音至人善寄暢之雅琴聲曲動發趣以虛深

王珣琴賛

穆穆和琴至情動深如彼清風泠然經林

謝惠連琴賛

嶧陽孤桐裁爲鳴琴體兼七絲聲備五音重華載揮以養民心孫登是玩取樂山林

柳宗元霹靂琴賛并序

霹靂琴者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爲也始枯桐生石上説者言蛟龍伏其竅一夕暴震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硿

然倒卧道上震傍之民柴薪之趣道人聞之取以為三琴琴之良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于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于火為異是琴也既良而異合為二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徵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之右與左以著其事又益以序而為他傳辭曰惟湘之崖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合而美趣實為之贊者柳子

李白琴贊

嶧陽孤桐石聳天骨根老冰泉葉苦霜月斵為綠綺徽聲粲發秋風入松萬古奇絕

太子少保趙抃作沈竦十一琴贊

指會於心霧起龍吟鍾期遠矣難乎知音

右蒼龍

靜夜虛堂妙音翺翔鳳凰集兮和鳴鏘鏘

右鸑鷟

鼓之者工聽之必聰暢神謂何其樂融融

右暢神

越名著吳雷價高蜀吾無愧焉清極戛玉

右古玉

泉石孤桐斲和叶中君子所審黃鍾之宫

右黃鍾

月明風靜座客傾聽激越悠揚秋堂之磬

右秋堂磬

軫促徽明絃調韻清拂歷抑揚鏗然金聲

右鏗金

匠氏心精百衲成形虛堂一鼓瑣碎瑤瓊

右碎玉

古人有云溜如調琴今兹抑按飛泉之音

右飛泉

奇材巧製名起當世能者撫之霜天鶴唳

右白鶴

太平之風觧慍阜財舜衣拱手舜何人哉

右太平

李大初翔龍琴贊

龍之矯兮高翔天門洞開兮雲飛揚羣仙結珮參頡頏天樂廣備陳清商清商流傳下土方美人意重雙明璫蓬萊瀛洲路何長金徽玉絃在高堂

曹勛實腹琴贊

嶧陽之竒就樸不選外規清製内合自然霜廷肅珮玉澗幽泉若鍾若磬冲澹無焉

偉兹琟器任以天成中堅外静心虚乃清鸞龍擬象金石和觳奏我南風太古之情

曹勛琴贊

鳴鳳秀榦太古遺音冷風脩然以寫我心

吳海琴贊

元統甲戌予以十金質一大古琴名曰霜鍾其聲清以亮韻以辨自然以安超然而遠聞嘗試之取數琴合奏一曲出戶遠聽衆聲之中一聲掩衆聲而獨鳴者霜鍾也信其寶矣愛之甚調之三年而反其人不能忘之為之贊以記之

匪絲匪桐豐山之鍾匪摶匪拊至音渢渢凝霜在野素月流中寘心有契神化無功

霜鍾本泉州某故家世器至治間有蘇某者為泉州府推官求於故家不與後以事起獄其家出百金以賂不許必得琴乃已既得甚寶之雖百金不易也後家貧其

子以質十金於予予復實之三年而贖歸持價尚五十金又数年家益貧遂十五金貨之予亦不能復售也因贊霜鍾漫記其事

王惲重華鼓琴圖贊

幽幽深山玄德聞兮二女釐降溈水春兮乾健坤順其道恒且久兮袗衣鼓琴固若我所有兮手揮五弦正始此其時兮琅然玉音一氣為之熙兮鏘然和鳴鸞鳳以之儀兮衣垂手拱其道本於斯兮升道蒼梧惋莫從兮淚浥湘筠思何窮兮噫

王惲書霹靂琴贊後

文章翰墨善效顰者往往體極形似至於得意韻之妙出

畦畛之外天姿限量其間有不能以寸者學鹿庵書正坐是耳或謂此帖子耳代作非也可秘藏之防風濤擁棹雷霆破屋將有下取而豪奪者矣

銘

李尤琴銘

琴之在音蕩滌邪心雖有正性其感亦深

去邪却鄭浮侈是禁條暢和正樂而不淫

黃庭堅十二琴銘并序

某頓首少同里閈又接懿親科場中亦同緒言而從食南北鉠然音問不通者二十餘忽承来書存問懃懇慰此土思承游蕙塵埃之外者得妙手於梓慶之斧斤又過昇推

詩以學古之意欲編於諸琴品操稱述誠頤附名於不朽然法不孤起伏境方生此公之所以聞也要須他日得一披拂乃下筆尔斲琴須以張雷為準非得妙材不加斧斤故傳百世耳聞百世而不澌者固鈍而後利也都下有壯爪劉栗皆為名家不以乾沒易其素志雖微物亦傳況此嘉器能得古人風聲氣習者乎

澗泉

震陵孤桐下陽岑音如澗泉鳴深林二聖元祐歲丁卯器而名之張益老

香林八節

河渭之水多土其聲厚以沉江漢之水多石其聲清而不

深香林八節是謂天地之中山水之音

號鍾

薄則播厚則石侈則咋弇則鬱長甬則震無比五疾則鳴而中律是謂號鍾之實

玉磬

其清越以長者玉也聽萬物之秋聲者磬也然室如是中藜藿不再食以是樂飢不以告糴

松風

忽乎清蘋之末而生有極於萬竅號怒而賓無夫其蕩枝播葉零其實而脫其枯風鳴松耶松鳴風乎

媧黃

鍊石補天之手截匏竹之音雖不可得吾云古之猶今木聲犂然當於人心非參寥者孰鉤其深

南風

聲歌南風舜作則欲報父母天罔極

白鶴

琴心三疊舞胎仙肉飛不到夢所傳白鶴歸來見曾元熊頭松風入朱絃

秋風

秋風度而草木先驚感秋者絃直而志不平攬變衰之色爲可憐之聲不戰者善將傷手者代匠悲莫悲於湘濱樂莫樂於濠上

漁柳

襏襫夫須蕭然於萬物之表橋項黃馘闔然於一葦之杭與鷗鸕而物化發山水之天光驚潛而出聽是謂漁柳

九井璜

釣魚而得九井之璜辟紂而遇六州之玉堙沉乎射鮒之谷委蛇乎鳴鳳之堂其音不爽維其德之常

天球

天球至音不以人力作者七人傳以華國有鬱者桐傴于下陽之霆奏力而玉質成器而金聲山川畀之耶其天性之耶

劉屛山復齋蒙齋二琴銘

屏山先生之琴二其嗣子玶葆藏之門人朱熹敬為作銘

匪金匪石含玉真兮雷伏于腹閟其神兮砰然一作萬物皆春兮我覿器寶懷若人兮走簷觀復脩厥身兮與時偕詘而不及其伸兮復齋

抑之幽然者若直其過險而瀉之泠然者若導其出山之泉益先生之言不可得而聞矣若其事負之意則托器而猶傳蒙齋

黃子厚琴銘

子厚琴號純古晦翁銘之

無名之樸子所琴兮扣之而鳴獲我心兮杳而弗默麗弗

滌兮維我知子山高而水深兮

紫陽琴銘

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慾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則我獨與子鉤其深

虞伯生空同琴銘

天在山中其象空同大音發焉微妙玄通君子制器蓋取大畜條理始終絃指斯觸其靜也虛其動也神天人合和無為以純知德者稀斯之為貴聽於無聲千二百歲

霜鍾琴銘

氣涵兩間之肅聲得萬化之先寒梅欲花素月流天上空下碧琅然清圓此如我心非琴非絃

周益公雷琴銘

雷氏斲之肇自開元馮氏寶之不知幾傳我非知音而理可言心主乎內手應乎絃故聲和可以仰馬意殺形之捕蟬豈特此哉大而歌南風小而治單父舉不出於斯焉

舜五絃琴銘

五絃琴有虞氏所作也昔舜既闢四門明目達聰放殛之罪得元凱之相舉垂拱無為坐視民阜乃命后夔大備韶堂之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矣猶以為未也別製琴歌南風焉琴具五絃絃具五聲角觸而商章祉止而羽宇合是四者宮以總之上以寫事親之心而念長養之恩下以宣愛民之情而解暑雨之愠嗚呼斯亦孝之

至仁之盡矣參諸簫韶無惑乎鳳凰之來儀也又豈止志在山水而誇六馬之仰秣哉惟商盤衛鼎為器輕眇尚勒銘詩震耀無窮是琴也無述事親愛民之志乃徒見於樂記而雜出於史氏之書茲非翰林主人子墨客卿之過歟謹追美舜德而為銘曰大哉虞舜重華帝堯功去四凶德格三苗曰元曰愷服休于位曰夷曰夔樂作禮制八音既諧神人既和六府三事時皆可歌帝心益謙不有其美思製雅琴以寓厥旨乃命嶧陽輸爾孤桐乃命海岱縻絲其供良材告備大智以創薦言鼓之疏越憀亮帝在巖廊拱手垂裳乃奏斯賦其音遠揚鳴商叩宮小廉大濁心和手敏愉懌深攫孰匪制器孰非審音事親愛民則惟斯琴事親

伊何歌此南風長養恩厚如風之功愛民伊何薰風是詠既阜爾財亦解其愠琴具五絃絃具五聲五聲之間有孝有仁在昔庖犧制琴之始惟孝與仁舜極其美厥後周文足琴之絃惟孝與仁莫如舜先樂由心作德以音著勒銘昭之萬世無斁

唐仲友五絃琴銘

五絃琴舜作也舜盡事親之道業業之誠有加無已雖當垂拱無為鼓樂自娛之際未始頃刻懈于心故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其意蓋曰長養萬物者南風也長養巳者父母也解愠阜財之功見劬勞鞠育之德舉斯心而播之樂則動容周旋無適而非孝因是詩而達之政則推恩

廣愛何往而非仁孝道盡於事親仁加乎民足以同天地之意得萬國之懽德配幬載恩被動植聖人之樂不亦大乎古者器有銘茲闕焉補其銘曰惟舜大孝誠心業業動容周旋率履不越恭己南面發揚德音其樂伊何五絃之琴海岱厭絲嶧陽孤桐云誰製之咨垂共工四聲並列大音為宮清越均諧以歌南風薰兮慍解時兮阜財長養之恩如我父母優游巖廊絃歌日奏頃步不忘至德益茂因心廣愛施及四海善政養民九功勿壞惟孝惟仁天地同意非求音聲非尚形器德配幬載恩被動植萬國同心靡不夷懌昔在伏羲以防溺心爰曁神農以通神明惟此聖作有光前古道盡事親五十而慕南風既歌比屋泰和勸

此銘詩萬世不磨

東坡銘文與可琴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劉養吾懸冰琴銘

乾道來百五十冰為石後百年冰其相玉其質

張偘琴銘松風

御風而行萬物之表誰其尸之聲在木杪

衛宗武再銘所得琴大雅

日之精月之英天之籟聚為聲堅而貞圓而清發達宏暢悠久幽深以律以呂可韶可韺小叩則金鏗玉振大叩則

虎嘯龍吟豈惟搏拊而宜奏文王之什發之以宣文之猗
蘭揚之以有虞之南薰追先古之遺響洗流俗之溺音是
所謂大雅不群

衛宗武銘所得琴為飛瀑

激雲涵雲氣融太清勢落千丈浪浪泠泠虛谷響應戛球
鳴金洗空俚耳不竽不箏幽深玄邈淵默雷聲有道之氣
太古之音

廣川琴銘䟦

唐李祕監琴銘十字特奇古李陽氷小篆惟見於此琴在
太常昔陳儀為協律郎嘗出以示客余因摹其書今琴入
禁中故世以其書貴也沈存中書曰南溟島上得一木名

伽佗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命工斵爲此琴且謂琴材欲輕鬆脆滑木堅如石可以製琴所未諭也觀此是栝木嘗見琴其銘亦不盡見也今銘曰以爲臨岳等此豈爲琴材者耶或曰琴之臨岳何据曰昔孫綽云囬風臨岳刈飾流離成公綏亦曰臨岳則齊州之丹林顏黃門曰琴首更絃者名臨岳琴必以堅木藉絃欲其不刻入也世人既不見琴而銘又少得傳括以其書行於世則余不得不辯

枚乘七發

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囷根扶踈以分離上有十仞之峯下臨百尺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飄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

之所感也朝則黃鸝鳭鳴焉暮則鸛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絃孤子之鈎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使師堂操暢伯牙爲之歌歌曰麥秀蔪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螻蟻聞之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强起而聽之乎

後漢崔琦七蠲

爰有梧桐產乎元谿傳根朽壤託陰生危激水澩其下孤鳥集其枝兩雙偶而特立獨飄飄而單離匠石摧肩公輸折首目眩肌戰制以爲琴子野調操鍾期聽音子能聽之

乎

湛方生七歎

大夫曰嶧山之孤桐生千仞之峻嶠乘危岩以托根間丹霞而竦標苦嚴霜之淒切因寒風之蕭條若乃清秋遥夜氣爽絃徹閑心理器臨流鑒月伯牙揮爪以青弄鍾期中曲而撫節子能從我而聽之乎

張景陽七命

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黄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既乃瓊巘嶒崚金崖岬㟧右當風谷左臨雲谿上無凌虚之巢下無昄實之蹊摇削峻挺茗邈苕嶢睎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飇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

素而先彫於是構雲梯陟峥嶸剪蕤賓之陽柯剖大吕之陰莖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鳴號鍾韻清繞梁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昌啟中黄之少宫發蕤收之變商

元裕之琴辨引

彦實苗君平陽人童丱中爲鄉先生喬孟州扆君章所器命其子河東按察轉運使宇德容與同研席君章文學深愽無通音律教彦實與德容琴事初授指法累錢手背以輕肆爲禁至一聲不敢妄增損彦實後以雅重見稱有自來矣弱冠應明經舉選三赴廷試至論知琴亦與德容相後先當熙宗守成之際惟弄而已琴工衛宗儒者一日鼓

琴不成聲問之故曰山後苦寒手指捂耳即賜之貂鼠帳幟炭其前使鼓之世宗好此藝殊有父風寢殿外設琴工幕次鼓至夜分乃罷嘗言吾非好琴人主心無所住則營建征伐田獵寵嬖何所不有吾以琴繫著吾心耳一待從鼓琴東宮衣著華麗上以輕浮勑不得入宮至顯宗又妙于琴事者也三四十年之間此道大行而彥實出於其時近臣有薦於章廟者因得待詔翰林居京師未久而敭擧籍甚至廢擧業不就南渡後日從楊趙游閑閑嘗有詩推敬故詩人止以高士目之公藝既專又漸於敦朴之化習與性成其分別古今操弄孰雅孰鄭猶數一二而辨黑白也嘗選古人所傳操弄百餘篇有古意者纂集之將傳于

世危急存亡之秋良未暇也長子名某字君瑞嘗仕為省郎閑居燕中悼雅道之將廢而先意之不究將鋟木以傳請予題端且以卜當傳與否也予謂君瑞言子弟傳之山谷有云枯木嵌空微暗淡古器雖在無古弦袖中正有南風手誰為聽之誰為傳東坡有云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漢大司空宋弘薦桓譚文學可比前世楊雄劉向父子光武拜為議郎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頋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中正者也能自改耶會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

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謂能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譚遂不得給事中予切謂南風手不可得而今世發陶詩者幾人果如坡谷所言唯當破此琴為烹鶴之具耳光武好繁聲舉朝亦好之乃有宋司空謂宋弘之後遂無宋弘則彥實此書何從出哉夫八音與政通為難審音以知政居今而行古又為難合是二難始有此書乃欲藏之名山以待其人乎司空表聖最為通論云四海之廣豈無賞音固應不待五百年耳請以此為之引序

元稹樂府古題序

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嘆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調詞皆詩人六藝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兵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別其在琴瑟音為操引採民甿者為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調詞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調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為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為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為樂錄樂府等題除鐃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

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絃明矣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無以句讀短長爲歌詩之異劉補闕之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等操齊沐犢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於漢魏而後始亦以明矣況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代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復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爲贅賸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余少時與友人樂天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昨南梁州見進士

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詞先螻蟻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為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音

韓愈上巳燕太學聽琴詩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 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

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樽俎既陳肴脩惟時盍舉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而升坐于樽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嘆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梁肅觀石山人彈琴序

天寶中言雅樂者稱馬氏琴石侯嘗得其門而入矣故其曲高其聲全余嘗觀操縵味夫節奏和而不流淡而不厭凜其感人而忘夫佚志已而謂余曰鄙夫徒能彈之而至

和樂獨善其身足使情反乎性吾聞其語矣未辨其方也
敢問何爲而臻哉古之聰明叡智其能爲乎余愀然曰善
乎夫子之問是道也吾聞諸師矣夫人無其節則亂故聖
人道之天和作樂以救之於是有五絃之琴以暢五音以
協五行以宣五常以紀五事後世聖人以爲五絃備其本
而未行其變變而裁之莫先於文武之用於是究夫剛柔
復益其絃者非他也文武之道也亦猶八卦既列復用而
重之然後既可以動天地而鼓萬物盡變化而感鬼神誠
聖人之能事反百慮於一致此琴之所以爲貴也故虞帝
以之乃歌南風禹湯以之而作夏濩周文武以之萬邦協
和卜代三十成康以之刑措不用仲尼以之見文王之象

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若琴道不行則君子之道消而王澤不下故商紂失之而棄河海幽厲失之而周道中絕晉悼失之師曠一彈而國大旱琴之興廢與理亂相並夫備商薦以配祖考肅相庶幾神降則不可廢於郊廟矣若夫和平其志氣暢達於動用使邪物不接則不可廢於律度矣故自有國有家下逮於庶人莫不尤重焉君子所居於是有左琴右書士無故不徹蓋謂是也周穆載雲和空桑龍門之琴禹貢嶧陽之桐以為之歷代善琴之士與幽蘭白雪之號則吾子其自知已夫何言哉問曰若何所云則今之為琴者多矣君子之風何其未覩歟對曰琴樂之雅者也雅者正也正者謂能宣正其聲而行正道今夫鄭衛

之移人久矣其人或正則其位未大故正聲未被君子風薄不甚然乎夫雅樂之所貴者豈取清商流徵不失度曲而已彼各有所起也言畢石君善之俾為紀其辭遂號為序云

柳開贈麹桓彈琴序

我聽子之琴實聞其聲不能知子琴之音也獨坐永日冷然不休嗟乎我是病於子矣子本謂我能知其音將欲宣其心而達其志也豈徒然乎為子我悲矣不幸因子琴之悲而切自感而自悲也子果能為我而聽其言乎子之琴有似于我之文也力學十余年非古聖賢人之所為用心者不敢安於是學成而業精行脩而德廣希于古之知己

者不可從而見也徒勤勤而至于今矣尤乎人不我知誠之而莫所遂其来也甘自放於東郊矣聽子之琴感我之悲也亦將自尤而自責矣又何外尤于他人乎始自求于人今知己之為過也弃俗尚而専古者誠非樂於人而取其貴者也獨宜其自知而自樂矣用是而得與子言乎子以琴之能見于我也將謂我能識其音而辨其功矣豈果能専為子識其音而辨其功乎易子之顧也我亦知是矣我聽子之琴尚不能識其音而辨其功矣人豈反能覯我之文也而能為我行其言而盡其道乎故知人不我知者亦無尤也與子務于古者也知之者不足取于外者也誠乎已而已子聞此之言固亦信哉我之感而悲不為妄也

子試為我而思之將見子亦鳴而不禁矣

六一居士送楊二赴劒浦序

予甞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疾生乎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聲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不和者和則疾之忘也宜哉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烈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嘆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嘆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

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思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智者焉是不可以不學也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反從蔭調爲尉於劒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贈其行絜道滋之琴而行曰是真可樂也行將學之

真景元送琴士蕭長夫序

殆予少時讀六一居士序琴之篇謂其憂深思遠有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而淳古淡泊與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思詩之怨刺無以異為之喟然撫卷太息曰琴之為技一至此乎其後官於城都以琴來謁者甚衆靜而聽之大抵厭古調之希微寄新聲之奇變使人喜欲起舞悲欲涕零求其所謂淳古淡泊者益不可得蓋時俗之變聲音從之雖琴亦鄭衛矣屈子有云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夫琴猶如此則凡世俗之樂日淪於胡夷而不可禁者固其所也三山蕭長夫學琴四十餘年飢寒流落困悴無憀獨不肯還就其聲以悅俚耳嘉定丙子秋過予大江之東與之登鍾山訪定林酌寒泉而撫脩

竹長夫忻然爲鼓一再行雍雍乎其薰風之和愔愔乎其采蘭之幽跌蕩而不流悽惻而不怨信六一居士之言有不可欺者蓋其嘗游紫陽先生之門習聞君子之義其能窮而不變也固宜雖然遊先生之門者衆矣顧未聞有不變其學如君之不變其技者乎此予之所以重歎也於其行飲之酒而爲之歌曰古音之寥寥聽者欲睡兮新聲之洋洋喜而不知止兮自戰國已然况今之世兮嗟嗟蕭君娱衆所棄兮我琴可破志不可徙兮彼斲爲圖真子所耻兮霜風脩脩裂子之袂兮子毋好游從子歸兮予將俟子於仙游從子於武夷兮

曾鞏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弦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能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脩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杅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

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爲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材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而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者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

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虗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心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之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天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予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閎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范仲淹丹陽集

唐異處士詩序

皇宋處士唐異字子正人之秀也之才之藝揭乎清名西京故留臺李公建中時謂善畫為士大夫之所尚而子正之筆實左右焉江東林君復神於墨妙一見而歎曰唐公之筆老而彌壯東宮故諭德崔公遵度時謂善琴為士大夫之所重而子正之音嘗唱和焉高平范仲淹師其絃歌嘗貽之書曰崔公既沒琴不在茲乎處士二妙之外嗜於風雅探幽索奇不知其老之將至一日以集相示俾為序焉嘻詩之為意也範圍乎一氣出入乎萬物卷舒變化其體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雲崢嶸如山高

乎如日星遠乎如神仙森如武庫鏘如樂府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於君下以諷於民不然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詩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辭苦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覯閔之人其辭怨如東野之清苦薛許昌之英逸白樂天之明達羅江東之憤怒此皆與時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還斯文大剥悲歌爲主風流不歸宋朝龍興頌殸来復大雅君子當抗心於三代然九州之廣庠序未震四始之奥講議蓋寡其或不知而作影響前輩因人之尚忘己之實吟咏情性而不顧其分風賦比興而不觀其時故有非窮途而悲非辭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術白社爲驕奢之語學步不

至效顰則多以至靡靡增華愔愔相濫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戒抱鄭衛之奏責夔曠之賞遊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觀乎處士之作也孑然弗倫洗然無塵意必以淳語必以真樂則歌之憂則懐之無虛美無苟怨隱居求志多優游之詠天下有道無憤悗之作騷雅之際此無愧焉覽之者有以知詩道之艱國風之正也時天聖四年五月日序

贈周道士序

清江道士周君抱琴来訪屬余有功衰之戚不得聽其抑按然視其貌接其言知其所志有深於是者豈歐陽子所謂理身如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者耶於其行書此贈之

君還江西有問余者以此示之淳熙乙巳十月甲寅晦翁書

李莊簡公跋海上人琴序

予謫居藤江偶得此碑本於桐廬鄭卻本既斷爛又共其次叙因以意推求似不失真石與海公皆予鄉名士異時北歸見鄉僧善琴者即以遺之庶幾海公師授大畧不泯絕也癸亥上元李泰發題

宋本苗氏手校琴譜序

處士君彥暉自汲走書予曰近學琴完顏君獲樓巖苗氏校譜內外調凡為操百餘既受之思傳諸世子聞人敢以序累子予不能琴聞有北操淛操江西操不知苗譜謂何

大率譜教人攫醳抑按以得操則譜操之用也若次操然未可易歐陽公作琴說送人遠適若審夫音者及議韓子詩頴師琴復不知乃是泛敵歷聲之寄指與吟繹聲也則歐殆於用有未盡究故其言失是譜迹操者也顧可易歟故雖深於琴者獲以譜必實有不敢棄善論者謂不能琴知音世有是理猶不能作飲食而知味斯則謂按於口與耳者不能琴又未識譜邈乎心目所不逮宜缺喻度以序然予因彥暉有以信譜之妙譬夫食顯官富人列羞方丈錯然極水陸之珍乃許惡草具一品閒廁其旁者未有也彥暉文章師六經莊騷史漢詩師二謝韋柳書古文歸三代彝敦篆隸師秦漢直行師羲及獻一藝一物有弗師

師必天下選獨於譜愛鹿鹿者乎譜之妙無疑輒叙是以復俾題譜端士大夫目譜必予然而不致長者豈欺我誚完顔君名訥字其出宦家以給事供禁近仕至沔之竟陵尹其於琴蓋天得彥暉云

瓢泉題申仲禮贈宋明義彈琴詩卷序

士有懷奇才抱偉器不爲窮達所拘者舉千萬人無什百焉即其中求所謂泰然適於道者又不可以一一得也豈非以志大則矜名才高則嫉世性由物蔽操與行遺故賈誼有忌鵩之詞子雲有劇秦之作是皆俛仰一時屈伸千古夫豈特立者之所爲乎余嘗憫今世之士惡貧賤而趨富貴遺性命以私智能汲汲相徼靡靡相尚其於進退操

存之頃顛倒錯繆有所掎奪曾不少愧其心歟　安望其爲適道哉苟能是者吾將褐寬博而往矣況於吾道乎況於若人乎余友宋明義自少通達官貴人往來姻婭宦遊江左幾二十年來未嘗以其氣焰干一州縣驕一寒素獨潛心經史日以進脩爲方　一旦歸晉臺治鉛槧教授生徒益加淬勵每間日携琴罇訪山水佳處搖毫賦詠雖家無儋石之儲了不介意其於困處固自若也故鄉之賢士大夫樂從之游御史申仲禮素號方正其於人品少所許可杞庵老人又鄉之達尊平居廉介自將不妄交接諸公貴人多見延禮不肯屈就而獨於吾明義迺能服膺焉又復美其才於篇什之間傳者以爲口實抑不誣也夫士當煌

煌赫赫之時不爲温飽之計其於炙手附熱者何如哉當其涸陰寒冱之際不爲乞憐之態其於泓噌寒丐者又何如哉是非古之特立獨行者曾幾何不移其所守乎吾今於明義見之矣

胡長孺霞外譜琴序

琴在承雲六莖大章九韶大夏晨露辟雍大武中爲絲音器與瑟簫笙遂皆可獨作夫子嘗學於師襄既得其曲意度矣遂見其人之類又識其爲周文王噫琴乃至是哉師曠之裂帷飛瓦鄭巴之鳥舞魚躍鄭師文叩捻五絃召激律呂冱熾凉温暴至立散景星慶雲甘露醴泉翔浮降涌惟琴之聽固無足異者宋贈少師任大理少卿楊公纘嘗

淳祐寶祐時深識琴韻趣殆於天得二客毛君遜敏仲徐君宇天民亦皆以琴高一世少師訪求嵇叔夜四弄遺聲得譜十數而未止咸自稱譜所由来遠有端緒世傳寶之以為嫡宗少師獨毅然曰非是既後徐君於吳中何仲章所得善譜初絃其聲少師即曰曲聲叔夜所度餘聲不足及此少師晚定調意操四百六十有八為紫霞洞譜十三卷世最所貴重噫去叔夜之世一千三百餘年識其遺聲於十數譜中若辯黑白猶親受之叔夜者無得於琴其能若是哉杭開元宮道士元真觀主金汝礪舊從葉君福孫孫君晉受琴既又從徐君學盡得徐君之妙又能玄探少師譜外不傳之意復得徐君子仙授四弄遺聲頡然用善

彈名當時嘗廩廪憂其所授徐君父子琴敎止不傳乃取五音各出一調一意一操總為十有五名霞外譜琴徐君子是正而刋之噫十有五烏足以盡琴聲哉一調意操而皆三之為十有五又自十有五而之焉百千萬可推以成聲琴聲相推而無窮人亦終身彈而不知其極其於古人也亦猶是已布指鈎絃而識其意斯可識師曠瓠巴鄭師文矣夫豈惟三子者夫子文王固亦將可以識矣噫微哉

至大辛亥九月丙寅序於虎林山真珠井北寓舍

記

大周正樂記

惟乾坤之造化聖人則而象之觀天地之負方作琴以肖

之上賛陰陽之元氣下理萬物之羣品含正性以滌邪存
神情而端巳富貴不以驕貧賤不以恥逸者不以樂勞者
不以苦亡者不以憂存者不以喜依類而嘆嗟託諷於經
紀或感物以發憤或絃歌以詠志是以仲尼不懼絕糧之
難文王逍遥於羑里沐犢過時而不室伯奇斥逐而晨采
雖内有怨曠之心猶守志而不攺聖哲所以潔其行愚夫
所以厲其巳也琴者八音之首萬樂之統象尊卑之序法
天地之形伏羲作以防心孔子聴而得意其若納正閑邪
宣情和志可以協四氣通萬物達神明之聴和天地之情
是故吾舜以之天下治也且夫導神養氣人德發情反其
天真正其人性無以加之矣是以君子無故不徹也其制

也削以嶧陽之桐緪以厭桑之絲徽以麗水之金軫以崑山之玉倫龍鳳之象合鸞鶴之音中含虛以體道外發聲以諧律若夫玉軫既張朱絃是鼓雅操爰發清響再揚樂而不淫廉以立志既無沾滯之音自契平和之德爾其黃帝清角桓公號鍾瓠巴促軫師文更絃伯牙再揮鍾期善聽於是秘弄作奏正聲間發則有陽春白雪幽蘭悲風鵾鷄鸞鳳之歌湯湯山水之曲聽離情於別鶴識煞思於捕蟬大而不諠小而不滅心懌神感納正宣和及夫揮纖指發英聲若夜風之入松如寒泉之漱石馬弭毛而仰秣魚竦鱗而出躍存雅却鄭體靜心閑其為器也虛而不屈其為應也動之愈出運其手而揚其音入其耳而感其心不

窈不憖不哀不淫藏摧掩抑泠泠愔愔亦何必雍門感於孟嘗泣涕而聽子賤治於單父絃歌是聞原夫絲匪桐而不鳴桐非絲而不成是以琴自絲以成曲絃假琴而散聲蓋物類相應有無相生是以琴之為用當其空絃而發響響而無窮故絃之於外聲發於中考其理則合之雙美原其始則和而不同清音泠泠越臧無形音將動而同作響與靜而俱寧愈出則道齊夫槖籥致詰則迹歸於杳冥觀琴之為器也始自伏羲法象乎乾坤用宣乎道德含太虛一氣運九十種聲初制五絃次加文武表龍鳳之號通鬼神之幽其聲正其氣和其形雅其義大如得其旨趣即能感物志躁者感之以靜志靜者感之以和和乎其心憂樂

所不能入既絕憂樂任之以天真明其真而返照動靜則死生不能累萬物豈能干乎是以君子明王多親通焉

柳識琴會記

君子之座必左琴右書雅好閱古古亦置於舟車也大曆六年浙西觀察使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贊皇公祗命朝于京闕春正月夕次朱方刺史樊公稱江月當軒韻以危酒脩勝居無何贊皇公絃琴樊公和之演操相應澄清撫綏適為伯牙更為子期琴動人靜琴酣酒醒清穀向月和氣在堂春風猶寒是夜覺暖罷宴之後贊皇顧潤州曰見明珠者方鄙魚目知雅樂者始賤鄭聲自樸散為氣真意在琴與衆同出於虛獨能致靜同韻五音獨能多感同名

為樂獨偶聖賢是宜稱德切近於道昔堯以美利利于天下曲名始暢自舜禹至于夫子不止且聲著哀思或當戚自陳其後居嘗玩之和理所借若然者寧馥陶公真意空拍而已豈馥胡笳巧麗異域悲聲我有山水桐音實而持之古操則為其餘未暇是知贊皇所如無非貽訓似有道而猶重之若此況乃真有道之士乎輒記所論貽諸達者

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當粗畢即斷家事臧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雲谷記中語

三琴記

歐陽公集吾家三琴其一傳爲張越琴其一傳爲樓則琴其一傳爲雷氏琴其製作皆精而有法然不知是否要在其聲如何不問其古今何人作也琴面皆有橫紋如蛇腹世之識琴者以此爲古琴蓋其漆過百年始有斷文用以爲驗爾其一金暉其一石暉其一玉暉金暉者張越琴也石暉者樓則琴也玉暉者雷氏琴也金暉其聲暢而遠石暉其聲清實而緩玉暉其聲和而有餘令人有其一已足爲寶而余兼有之然惟石暉者老人之所宜也世人多用金玉蚌瑟暉此數物者夜置之燭下炫燿有光老人目昏視暉難準惟石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故爲老者之所宜也余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聲尤愛小流水曲平生患

難南北奔馳琴曲率皆廢忘獨流水一曲夢寐不忘今老
矣猶時時能作之其他不過數小調弄足以自娛琴曲不
多學耳要於自適琴亦不必多蔵然業已有之亦不患多
而棄也

志

舒元輿斵琴志

寂寞閒有至音注梧桐中越客沈虬子耳長木音常斧掛
之良猱斵而琴之予客越見其方風斵取朴成輙叫索清
濁應刃濁授授成輪圓濁柿雪落清聲酬荅若寒玉透木
噴出瓏瓔及察投意之始放心盧無間猶掌握無毛倫他
人見朴在刃下而沈氏成琴入眼中不知斵之數到耶琴

之形化耶兩肩聳張若對古人雙池呀開若浥澄渟絕刃
四顧得色上面旁睞或愲其所以為沈生乃絃素絲七條
其上備指一弄五聲崇鳴鳴中有靈峯橫空鳴泉出雲鳳
龍騰凌鶴哀烏啼松吟風悲予聆之初聞聲入身覺毛骨
聳擢中見境在眼覺精爽冲動終然睹化源寥寥貫倒心
靈則百骸九竅仙仙而忘覺神立寥廓上洞見天地初氣
駕肩太古闊視區外乃知不知音聲者終身為朧朦嘻木
纔滿數尺絲不盈十條古聖人欲其中含天音天之如此
直乃叩之以觀化本且絲木俱無情物也固不能自鳴是
使歷代知其心鳴之稀以至爨入爨下枯折空山而不聞
者非一也今人明明以㲄耳耳且惑況槁木無朕而責其

必無惑耶予於此見沈氏子之審音也之運新也俱與神
遇懼異日斯琴流于人間爲他者亂類則沈氏之道委土
矣故志之

傳

六一居士自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公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
潁水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居士對
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
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客曰爲是五一爾柰何
居士曰以吾一老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
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見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

乎日中者也吾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
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爲逃此名
所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何如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
哉方得意於五物也泰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
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諭其樂
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於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
者衆也其大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
吾心于内使吾形不病而已瘁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
五物哉雖然吾方乞其身於朝者三年以一日天子惻然
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
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累於此者既

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憚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已而歎曰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志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也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老且病矣乃以難强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雖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論

琴諭　宋濂

客有為予言楚越之交恒多山山民齊氏者不識琴問人曰何謂琴或告之曰琴之為制廣前狹後圓上方下嶽首而越底被之以絲則鏗鏗然泠泠然可聽也齊悅曰是知

琴也一日適通都大邑見負筑来者亟趍視之驚曰是不類廣前狹後圓上方下者邪反側驗之良久又曰是不類嶽首而越底者邪以指横度之則亦有聲出絲間復曰是又不類鏗鏗泠泠之可聽者邪遂力致其人而歸師之三年蚤夜不輟自以為盡其技也鄉之告者偶過焉聞其聲輙瞿然曰子習者筑也非琴也不然何若是嘈雜淫哇也因出琴鼓一再行齊氏聞之慼頞曰子紿我矣子紿我矣澹乎若大羹玄酒樸乎若蕢桴土鼓不足樂也予所嗜者異乎是若鸞鳳之鳴若笙簫之間作若燕趙美人之善謳吾不知子琴之為筑吾筑之為琴也請終樂之嗟夫琴之為器人所易識山民乃以筑當之則夫誤指鄉愿為君子

日愛之而不知厭者尚何恠乎感斯言作琴諭

歐陽脩書梅聖俞詩藁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懽忻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内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簨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

之所然闕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為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閒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為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情性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為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

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湮之氣由是而得下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之深者耶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耶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予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藁而寫之然夫前所謂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

今得聖俞之藁猶伯牙之琴絃乎

琴書大全卷第十八